

香港渔民概况

谢愤生 著

中国渔民协进会

謝憤生著

香港漁民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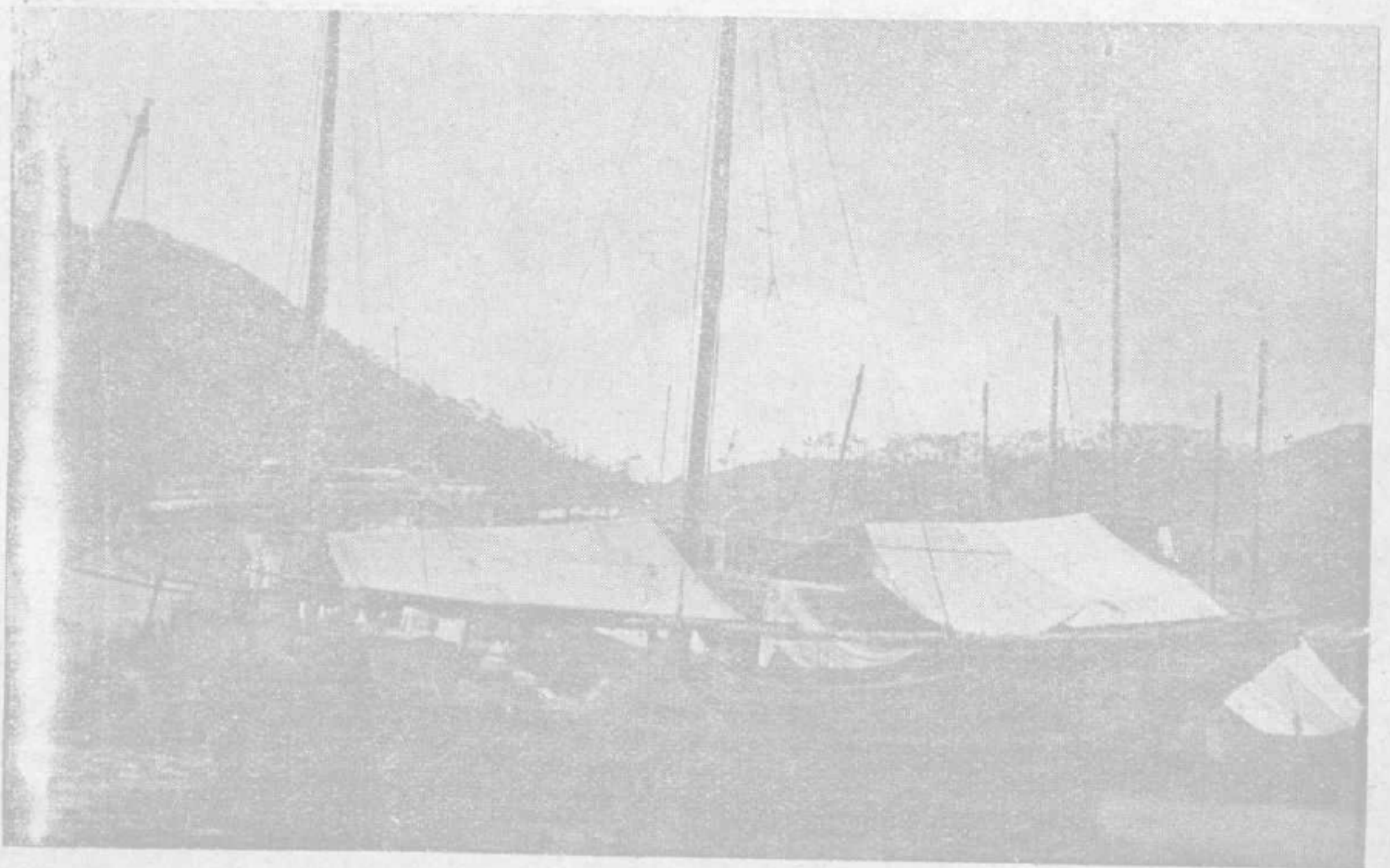
中國漁民協進會叢書第三種

總理之漁業計劃

漁業港一層，吾前所述之頭二三等海港，均須兼爲便利適合漁業之設備，即天津、上海、廣州、營口、海州、福州、葫蘆島、黃河口、芝罘、寧波、溫州、廈門、汕頭、電白、海口，皆同時爲漁業港也。然除此十六港外，中國沿岸，仍有多建漁業港之餘地，抑且有其必要。故吾意在北方奉天、直隸、山東三省海岸，應設五漁業港：安東、海洋島、秦皇島、龍口、石島灣東部，江蘇、浙江、福建三省海岸，應設六漁業港：新洋港、呂泗港、長塗港、石浦、福寧、湄州港南部，廣東省及海南島海岸，應設四漁業港：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以此十五漁業港，合之前述各較大之港，總三十有一，可以連合中國全海岸線，起於高麗界之安東，止於近越南界之欽州，平均每海岸線百英里而得一港，吾之中國海港及漁業港計劃於是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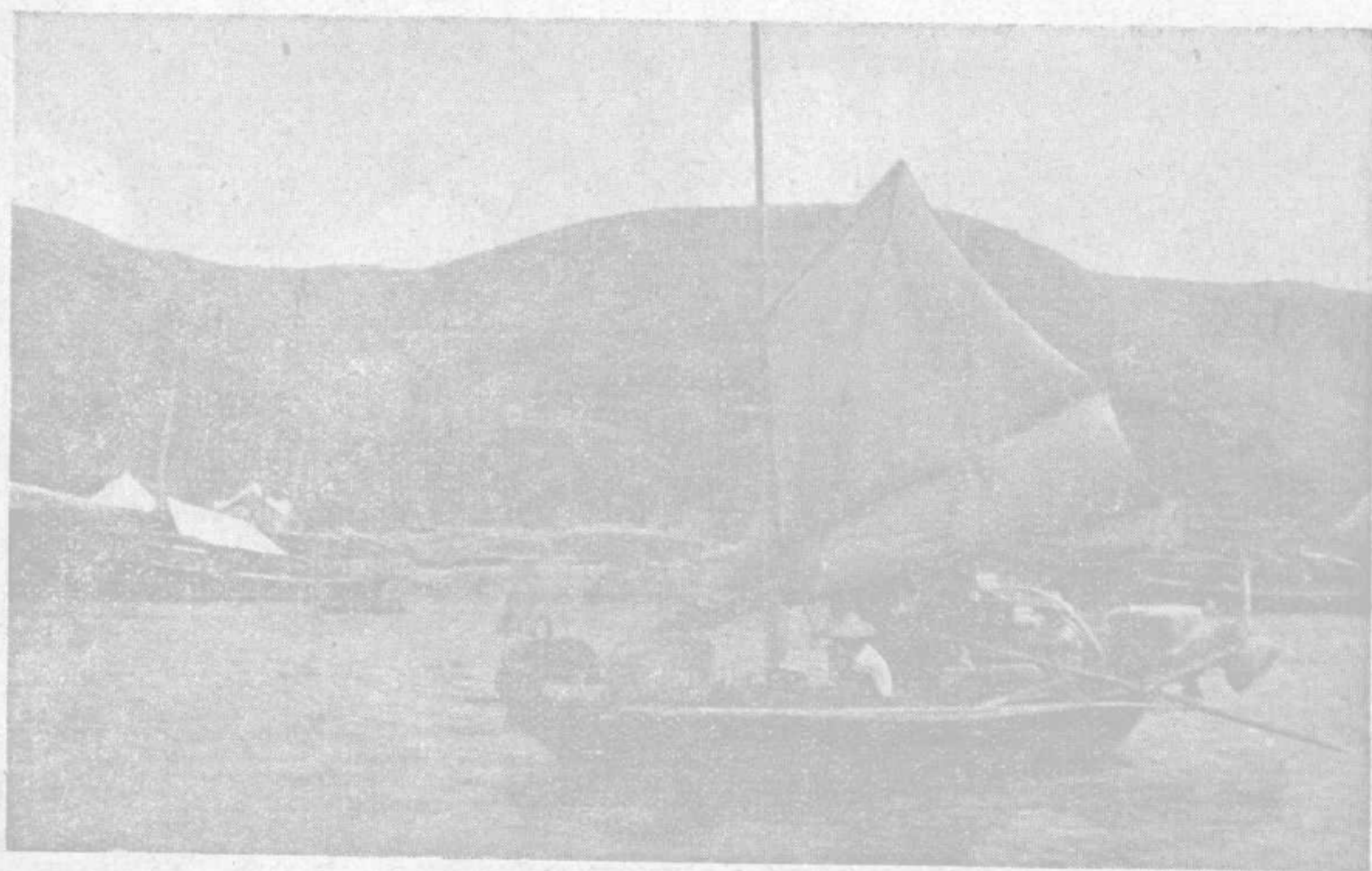
船 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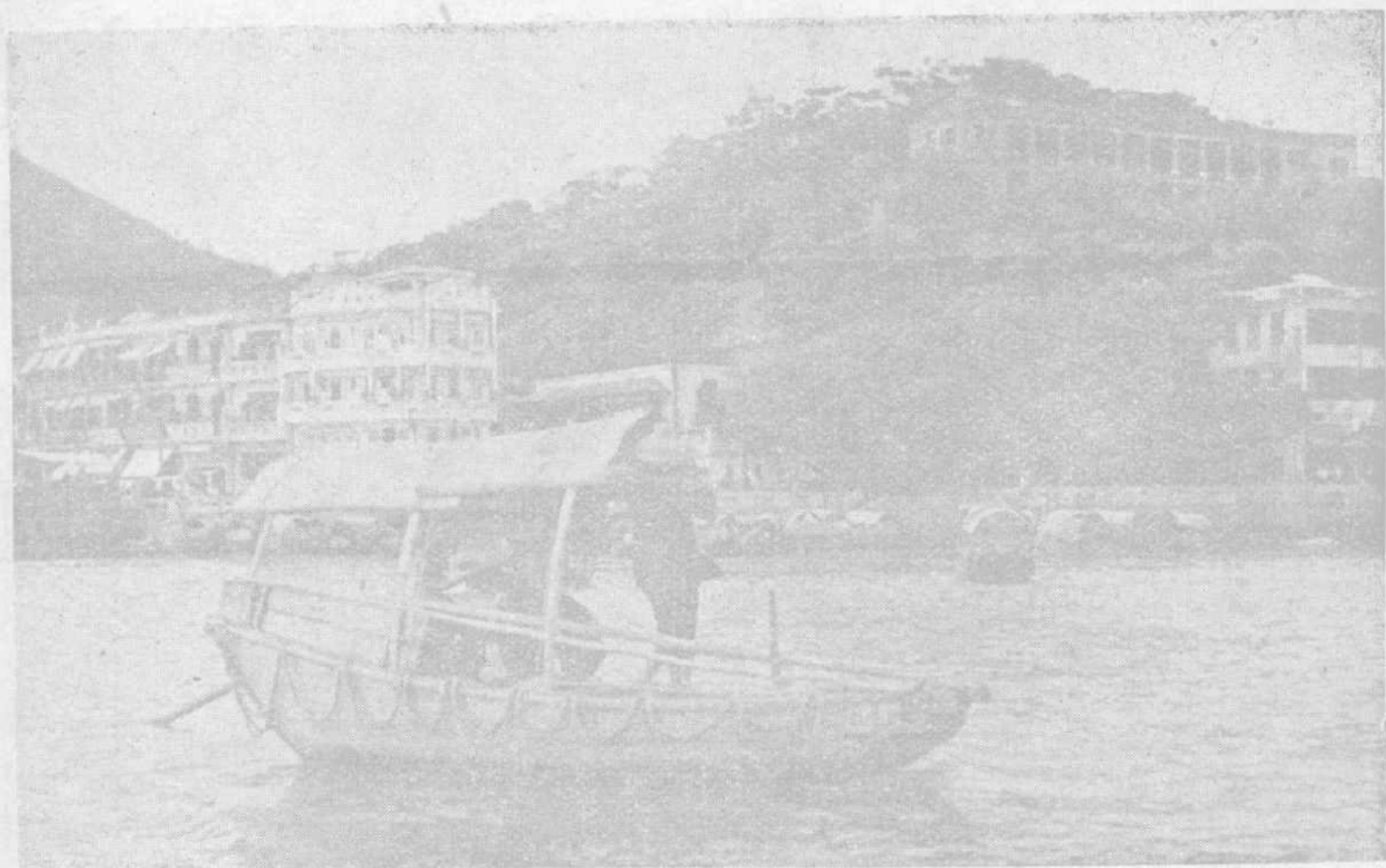
艇 釣



艇 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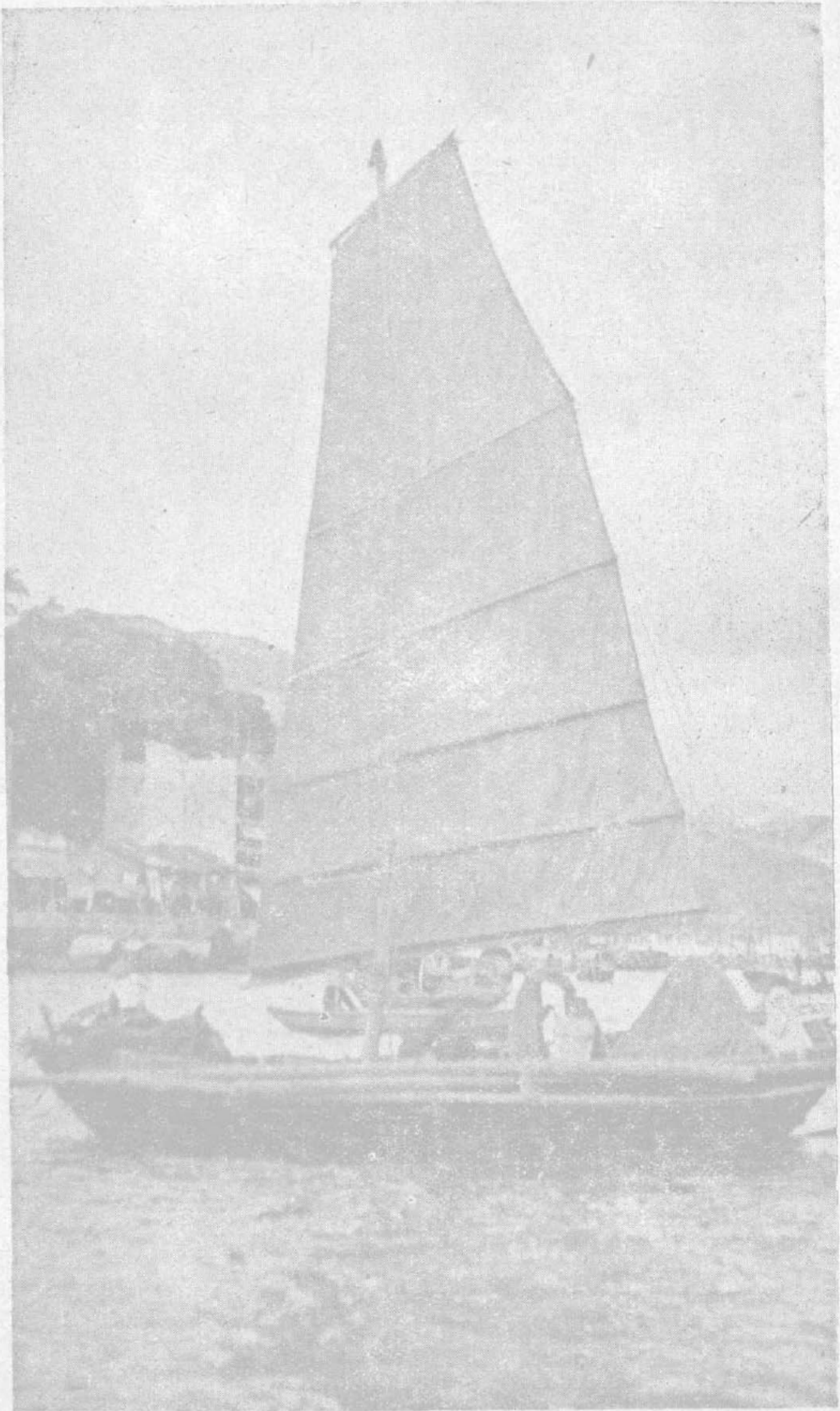
仔 罾



艇 人 送



廠 船 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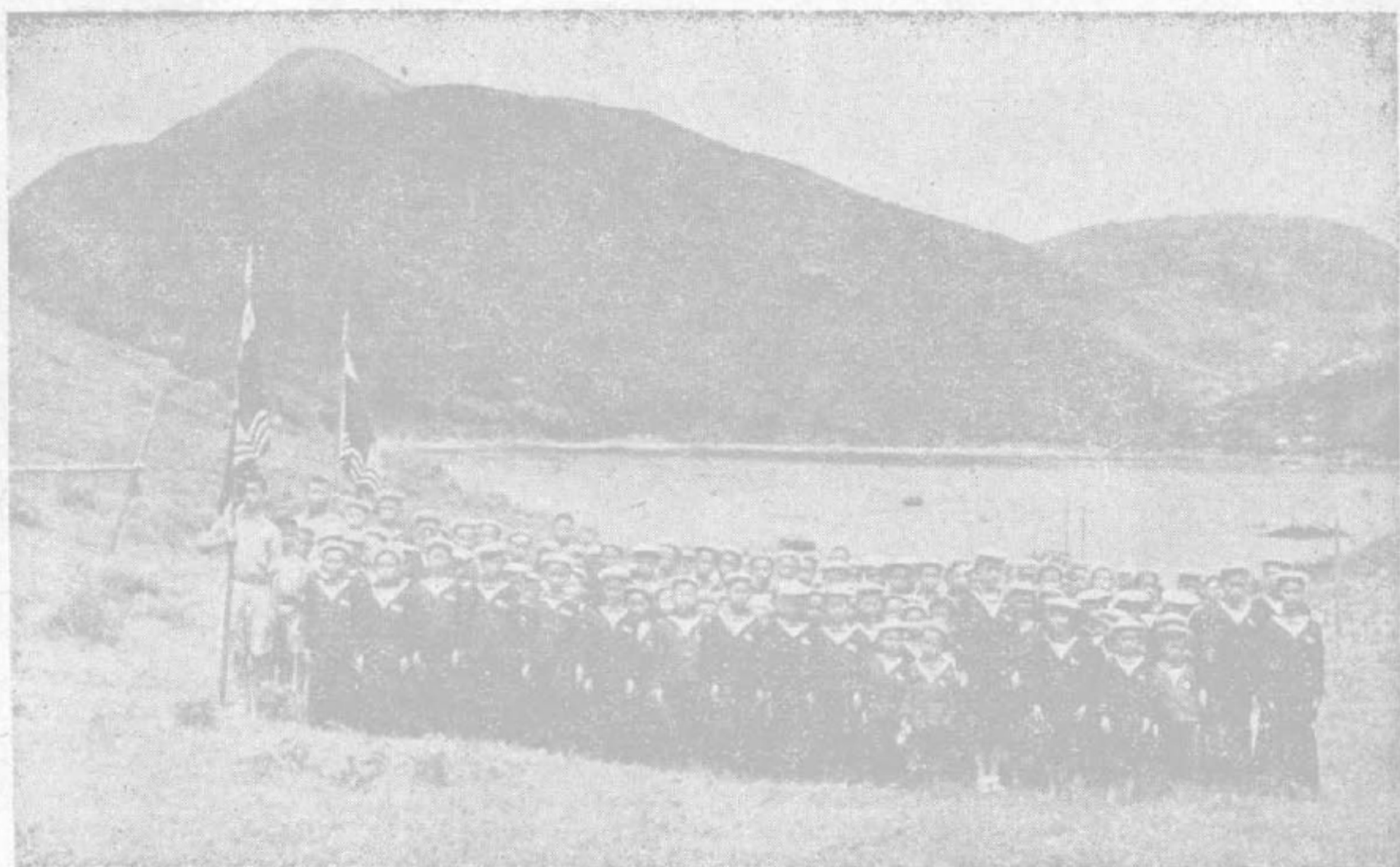
艇 蝦



漁 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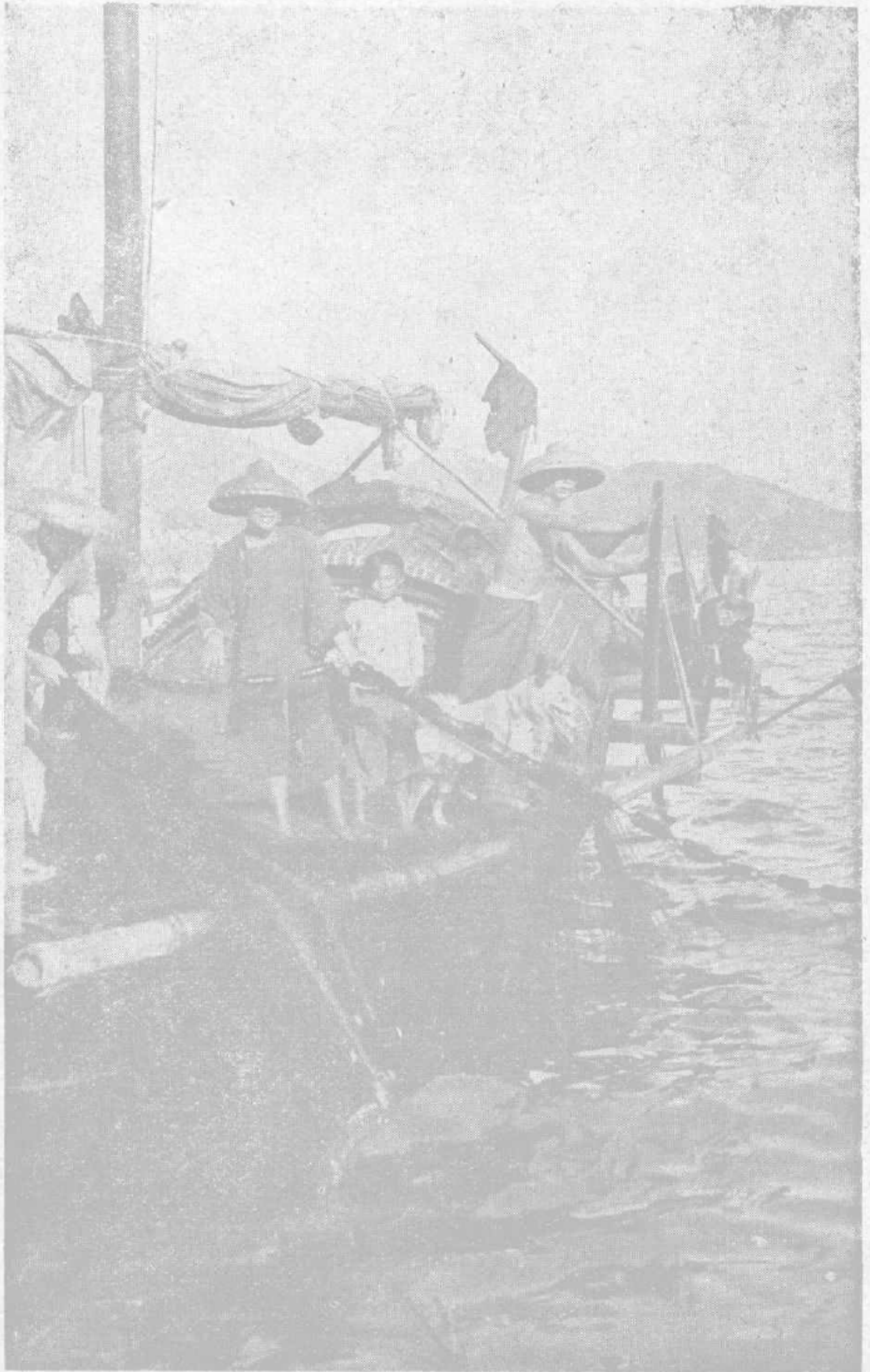
搓 網 線



童漁學義民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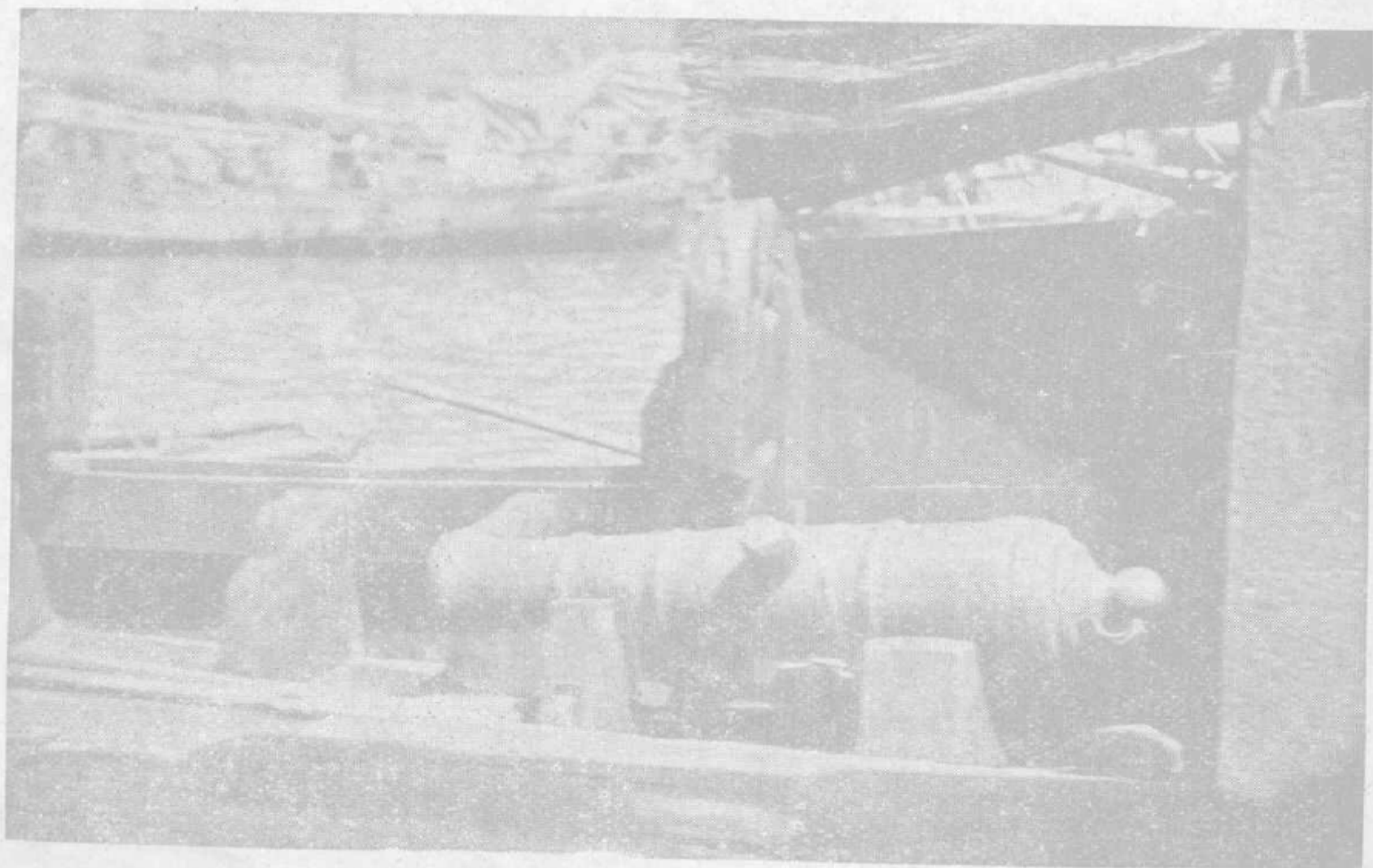
人工與民漁



魚 捕 的 棚 罟



飯 煮



磯 土 之 船 勝 七

序

陳志良

從「一二八」英雄的抗戰結束之後，我們在上海的環境，仍未改善，所以政治的，經濟的，生活的苦悶，繼續不斷地襲擊着每個青年。許多朋友會面時，祇將清談來消磨時日，當時大家感覺到最要緊的是「充實本身」及「到下層去」。這兩件事，朋友們後來都實現了。

本書的作者謝憤生先生，當時也是清談中之一員，他的年紀最大，以老大哥資格來領導我們。當時我與他的感情最好，過從最密。

記得有一次，盧維亞先生曾有信來，說到廣東沿海數十萬漁民的概況和苦處，我們感覺到如果要做下層工作的話，漁民運動才是最好的對象。我們又海闊天空地計劃了不少的空想，當時使得我發生興趣的，廣東的漁民，就是所謂「蛋民」，蛋民的概況，在書本上已得了些印象，於是希望着有天能到漁村中實現夢

想的機會。

二十三年三月，老謝爲環境所迫，不能不脫離上海，海角天涯，到處飄泊，不通音訊者一年有餘。二十五年初，老謝在香港寄來了這部稿子，希望我替他整理後發表，但我對於漁民的知識一點不知，而且也沒處發表，因此擱置在行裝之內。二十五年暑期，回到上海，這部稿子也帶了回來。「八一三」抗戰爆發之後，在鎗林彈雨，敵人的飛機炸彈之下，這部稿子與我所愛的書籍，一同救了出來。本年五月，脫離孤島——上海而來香江時，把他帶來奉還了老謝，最近才整理好了付印。料不到敘述這部稿子的過程時，却關聯到我們過去五六年間的人事變遷。

當我們舉箸吃魚的時候，都覺得魚類是鮮潔够味的，或者有人感想到我國的海岸線如此之長，魚獲一定豐富，漁民一定衆多。然而若要進一步的瞭解漁民的生活是怎樣的，那知道的一定很少。這種原因很簡單：因爲漁民地位非常低下，

爲大人先生們的目光所不及，做民衆運動的同志們所不屑領導。如果有人明白漁民是易欺的而有所注意時，恐怕不懷好意而想在漁民身上打算些甚麼了。能够施恩於漁民的，真正少見。

我國的漁民，實在太好了，逆來順受，任人宰割，只知盡義務，不知享權利，本身無力振作，當局不予救濟。在抗戰期中，方知漁民地位之重要，充分地顯出過去忽略了漁民政略之誤錯。

香港的漁民，本有七萬餘人，抗戰後更激增了，幸虧老謝在調查清楚了香港漁民的狀況之後，聯絡同志，組織了中國僑港漁民協進會，作組織漁民訓練漁民，解放漁民，改進漁民的實際行動，完成了他「向下層去」的志願，三年來的奮鬥基礎已定。同時香港七萬餘漁民同胞，在漁協會領導之下，二年以來雖在天災人禍劇烈的催殘，毀家流血，忍飢受寒，都能儼然獨立，不爲強暴所屈服，可見「蛋家佬」實在是我們的優秀同胞，過去的歧視，實爲錯誤的。

爲了替香港漁民呼籲，爲了使大家容易明白香港漁民的概況，這部書的公佈，非常有意義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序於香江。

自序

我說自己好像一頭牛，可是少了兩支角；我說自己好似一匹馬，可是又缺了兩條蹄。結果我成了個非牛非馬的三不像。

若以性情怪僻的我來說罷，恰恰合乎又似牛馬般沒大分別；浪蕩飄流不是像馬一樣的好動，倔強癡直不是似牛一般的忠誠；試想馬是不羈，那裏肯受人來駕御？牛本忠實，都是願意代人去墾荒，如果沒有我過去的消極人生底頹唐，那有我現在的積極人生底開始！

因為往昔的我，陶醉在虛榮，迷戀於利祿，除聲色宴游享樂之外，實沒有認識做人應做的事。到現在纔知道：牛馬所做的事，都是些人做的事，而人們所做的事，乃狼虎不爲的啊！

記得去冬盧君維亞和我談起漁業這個問題，連帶講到漁民的痛苦上去。在盧

君的宏願，總想要和這些沒有同情者，設法去救濟。自從聽了他這番意見，反引起我的好奇心，既然社會人士沒有人去幹，好！我想正需要牛的力去開荒，馬的脚去奔走。

是以我去冬歸滬之後，決意要到漁村裏去；考察這些可憐的漁民，故在本年七月間，乘上海熱浪襲人，牛馬都受不住了，纔不顧一切的從上海跑回南中國，在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找着盧君。他見我回來，亦極興奮地，每日和我走到各處漁村，和那些漁民去接洽。可憐呵！問他們什麼都不知道。難怪他們受着政府重重的壓迫，種種的剝削，差不多永世也不許他們有抬頭的機會，簡直生着一天，就受着一天的罪，他們何以受得住，簡直是活死人啊！

不要說別的，做人，不是要有做人應享的權利嗎？他們的權利給社會上強奪剝削完了！在負納稅義務上，他們比別人較重得多，而義務相對的報酬，偏偏沒份。選舉和被選舉，固然不予聞，公民資格亦輪不到他們底身上。這種待遇，使

我牛一般的心情，看不過眼，不由我不學着牛大叫——「唔」的一聲。

但是，叫不是由你叫，這些漁民被壓迫着，不是憑空喊着好聽的口號，就真有救苦的天神來救濟他們的呀！唉！這些虛空幻想不要再做夢罷。盧君爲着這問題，苦心孤詣的不斷地奮鬥，總想爲着這些可憐的漁民去改善，不過限於質量太脆弱了，所以要我替他將積年的聞見，實情，記錄成書。可惜我是一個武夫，那裏會寫文章，自己知自己，恐怕不能勝任。

不過，盧君跟我非泛泛交的朋友，好不好到不成問題。我想葫蘆依樣畫，諒不至畫葫蘆變成了一個大冬瓜罷。所以我大着膽，一面請盧君口述，一面由我筆錄，一天一天的寫着，經五十多天的時間，總算寫成了這部香港漁民概況，內分七章，約八萬餘言，大致漁民所受的痛苦，都紀錄在裏頭了！

自問著書立說，非我牛馬般的人所能。明知狗口不生象牙，希望拋磚能够引玉。文章寫出來，一定的很劣，自然不足當大雅一盼的，但我不怕獻醜，有唯一

的願望，想學那隻杜鵑鳥，不停鵑……鵑……鵑……的啼聲，喚起熱心的人們好注意。更借着鵑……鵑……鵑的悲啼，去替漁民呼籲！

香港附近的灣頭，有不少的漁民，漁民叢集地，有不少的漁村，漁村的內容，很少有人去注意。漁民知識簡陋，是以爲社會上所鄙棄。爲着這原因，漁民受社會上很多不平的待遇。他自身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他不能向現社會去奮鬥；雖天賦他一種冒險的精神，每日掙扎他們的生存，可算漁民最堅決的一件事。不過受着種種的壓迫，在漁民祇能掙扎於他們的生存，不能奮鬪於他們的解放，因爲漁民的知識太薄弱了！漁民知識薄弱，這種過失，完全是在上執有權力者，不去注意和指導，向來社會上又奴視他們。請試閉目靜想，每個人走向人羣社會當中，爲人所鄙棄，未免不因此而餒氣；氣餒了，無形中變作消極的人生。消極的人生，就成人類的退化！我想：漁民的祖宗，未必盡是愚蠢者，追溯他們的源流，漁民的祖宗，恐怕都是些爲了朝代的轉變，國亡家破的遺族。在當日想

來，不少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在其中，自被迫入海，隔離開社會的人羣，使這些遺民自生自滅。殊不知他的後人，因時代久遠，就忘記他的祖宗當時的偉烈了！及後泛宅浮家，成了習慣，所有一切的恩仇亦忘記了！除每日捕魚售錢，易他需要的米糧外，其次是兒女問題。我現在將漁民整個的情形，分別寫出來，使關心漁民的人們，或有志改良漁民的同志，作為研究的材料。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謝慎生記於香島恆樓。

宇 宙 知 醫 贈 醫

專 治 傷 寒

男 女 全 科

館址：香港大道中何東行五樓廿七號

宇 宙 知 醫 贈 醫

專 治 傷 寒

男 女 全 科

館址：香港大道中何東行五樓廿七號

中國漁民協進會叢書

第一種

中國僑港漁民協進會會務報

告

第二種

日本摧殘漁民實錄

第三種

香港漁民概況

第四種

漁民與漁業

中國漁民協進會叢書第三種

香港漁民概況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著作者

謝盧

憤維

生亞

編輯者

陳

志

良

出版者

中國漁民協進會

上海江西路墾業大樓

總代售者

中國僑港漁民協進會

香港大道中何東行五樓

定價

香港幣三角
國內國幣五角



鎮南酒家之堂皇外觀

欲食海上鮮 鎮南最稱便

新鮮兼活潑 烹製極精研

本酒家自置漁船數艘出海搜捕奇異海

產以供顧客選擇禮聘名師庖製魚鮮味

美有口皆碑而招呼之週到地方之雅潔

固已遐邇傳聞更不待贅言而喻也 諸

君光顧請移玉步

由統一碼頭搭七號巴士可達本酒

家門前

香港仔湖南街

鎮南海鮮酒家啓

電話二九二二七

香港漁民概況

目錄

圖版

陳序

自序

第一章 總論

(一) 香港的地勢與歷史

(二) 魚業與漁民

(三) 漁民的分佈地

(四) 漁民的來源

(五) 香港的魚類及其產地……………一〇

(六) 捕魚的方法和工具……………一二

第二章 漁民的習性……………一七

(一) 早婚……………一七

(二) 婚娶的消耗……………一九

(三) 人口繁殖……………二二

(四) 迷信神權……………二三

(五) 不知儲蓄……………二七

(六) 好嫖嗜賭……………三〇

(七) 富於欺詐性……………三五

(八) 缺乏團結力……………三九

(九) 知識落後·····	四五
第三章 漁業的失敗·····	四九
甲 遠因·····	四九
(一) 漁民未受教育·····	五三
(二) 無指導機關·····	五六
(三) 不知尋覓新漁場·····	六一
(四) 不知改良捕魚法·····	六四
(五) 不知保存魚種·····	六八
(六) 不知採用新航術·····	七一
(七) 不究天文單靠迷信·····	七五
乙 近因·····	七八

(八) 日漁侵入	七八
(九) 市場競爭	八一
(十) 奸商壟斷	八三
(十一) 時局不景氣	八八
第四章 最近狀況	九一
甲 破產的漁民經濟	九二
(一) 無力還債	九三
(二) 無力造船及修理	九五
(三) 無資僱工人及添置漁具	九七
乙 捕魚法之不當	一〇一
(四) 捕魚時期甚短	一〇一

(五) 航行遲緩	一〇五
丙 營業不振	一〇七
(六) 稅收的奇重	一〇七
(七) 關稅的特殊	一一一
(八) 代稅館的剝削	一一九
丁 香港鹽的來源	一二三
第五章 魚市概況	一二七
(一) 聯益社十二家鹹魚行情形	一二七
(二) 魚館	一三三
(三) 晒家鯨	一三三
(四) 料艇	一三四

(五) 鮮艇	一三四
(六) 各處的拖船	一三五
(七) 大小釣艇	一三五
(八) 繚罟扒艇	一三六
(九) 罟仔	一三六
(十) 戙仔	一三六
(十一) 罟綳	一三七
(十二) 蠔塘	一三七

第六章 改進漁民計劃 一四一

(一) 實施漁民教育	一四一
(二) 組織漁民合作社	一四三

(三) 改良漁法和航術……………一四七

(四) 設立漁業銀行……………一五一

(五) 改善魚市的習慣……………一五四

第七章 結論……………一五七

後記……………一六五

香港漁民概況

謝憤生著

第一章 總論

(一) 香港的地勢與歷史

本書所講之漁民，係生長於香港，採捕魚類於香港，以香港為活動的根據，所以先行叙及香港的地勢。

香港位於我國珠江江口之東，在北緯度二十二度三分至二十二度三十七分，與東經度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至一百十四度三十三分之間。本係廣東省東南部島嶼的一部份，屬於寶安縣，與九龍祇有一水之隔，四面都是海和島嶼。香港本身亦是島中之一，所以向來為海盜出沒之處。又名香島、香江、香海、紅爐峯、裙帶路等名，香港之英文名稱為 Hong Kong，土音讀為「康港」，乃從蛋語而來。

當晚清的時候，英國軍艦因取飲料，發現香港仔方面山澗的清泉非常香潔，是以得名。同時英軍確由香港仔登陸，復有名阿羣者，充任嚮導，即由今之薄扶林道西段直登今之太平山巔，升上英國旗；等到香港完全屬英國管轄時，因為紀念阿羣帶路之功，故薄扶林道之西，有名羣帶路，即紀念阿羣者，後來誤譯為裙帶路。

香港在歷史上不關重要，記載亦少，就如府志縣志等書中，亦少論及。在宋末，至元十四年（公元一二七七年），宋帝昺南渡時，曾一度登臨九龍城沿海的小丘，就是現在官富山的宋王臺，最為歷史上可以查考的事蹟。

十七世紀中葉，美國東印度公司的勢力不能在遠東發展時，乃屬意於香港附近之地；晚清道光年間，兩廣總督為便利英人通商起見，乃劃香港以為英人居住之地；英國水師乃於一八四一年一月十六日正式登陸；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南京條約時，方將香港割於英國。一八四

三年四月五日英國政府正式宣佈香港爲「分立殖民地，」直屬英國政府，不受印度總督管轄。

(二) 魚業與漁民

魚鮮爲人類日常食料之一，我國古代，早已注重於魚業，周官管子等書上的記載，漁鹽並重，則海產巨利，強國裕民之見，早已實現了。其後則重「鹽」不重「漁」，漁民魚業，漸形漠視。到最近因鑒於魚產於海，有取之不盡之概，保護領海爲鞏固國防之策，漁民生產爲生利之一，乃漸趨注意；而在我國，則未見重視。

南中國爲我國重要漁場之一，廣東一省之海岸線，長達一千多里，泛家浮宅，以魚爲生之漁民，百萬有餘；魚產價值，年達三四千萬元，產量之大，關於國計民生之鉅，可以想到。

香港爲華南門戶，交通便利，經濟集中，所以魚業市場，亦佔重要地位，香港漁業，其大別有二：

(1) 爲鮮魚業；

(2) 爲鹹魚業。

鮮魚業銷售之對象，以本港爲主，內地稍次；鹹魚業之銷售，則本港與內地，同屬重要。運銷魚類的商號，「鮮魚欄」專銷鮮魚；「鹹魚欄」則銷售鹹魚。鮮魚欄的集中地在本港西環；鹹魚欄的集中地爲西營盤梅芳街。而聯益社爲十二家鹹魚欄的聯合組織。

香港魚業的銷數，過去旺盛時，年達一千五六百餘萬元，近年來因爲漁民破產，魚業失敗，祇有五六百萬元了。

關於漁民自身的分別，則可分(1)船主；(2)工人二類。

「船主」，表面上可說爲一船之主，總攬魚獲之出賣，實際上船上的開支，

經濟的來源，都取自魚欄中的「欄信」（即借債之意），及其他與漁業有關係的商店，如糧食、山貨、煙纜，船廠等等。他們是魚商的生利工具，魚欄的剝削者，與資奉家不同。

「工人」是漁船上的被僱人員，僱用以一年分兩季者為多，分三季者較少。而工資以論季每月計算的，所得的魚獲，亦有百分之幾的紅利可分，最多是百分之五；紅利的多少，在僱用時從各個技能的高低為標準，先行講妥了的，其次是船上下網後的暇餘時間，工人們可以下鈎釣魚，魚餌與鹽，歸船主擔負，所售的魚價，歸工人所得。所以每個工人每月所得，約在三十元左右。

（二）漁民的分佈地

香港雖為英國殖民地，但是最大多數的居民，還是我國的同胞，最初居民約分為本地、客家、蛋家三種，「蛋家」即漁民，在三年前約有七萬餘人，佔全港

人口十分之一，茲將實地調查所得各灣頭的漁民，列表如下：

香港各海灣漁民人口表

地	名	人	口	總	數
長	洲		一五、〇〇〇		
香	港	仔	一五、〇〇〇		
筲	箕	灣	一五、〇〇〇		
急	水	門	一、〇〇〇		
赤		柱	二、〇〇〇		
青		衣	五〇〇		
全		灣	一、五〇〇		
大		埔	六、〇〇〇		
塔		門	二、〇〇〇		
吉		澳	三、〇〇〇		

這七萬多漁民，佔全香港人口十分之一，未嘗不是爲人羣謀幸福的一件大事啊！

（四）漁民的來源

華南的漁民，即係歷史上的「蛋民」，俗稱漁民爲「蛋家佬」，漁婦爲「蛋家婆」，漁童爲「蛋家仔」。「蛋民」，實爲華南居住於水上的特殊民族之一，

大	西	潯	糧	將	布
澳	貢	西	船	軍	袋
澳	貢	灣	灣	澳	澳
六、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五〇〇	三〇〇	五〇〇
					七四、三〇〇

其分佈地在閩粵兩省，而以閩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爲大本營，其次則爲香港。

蛋民的歷史，頗爲古遠，如淮南子云：『使但吹竽，使民厭竅』，但卽蛋之同音借假字。說文解字蟲部：『蠶，南方夷也，從虫延聲，徒旱切』。柳宗元改蠶作蛋，柳文有『胡夷蛋蠻』之句。後山叢話亦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獠人，舟居謂之蠻人，島上謂之黎人』。亦稱「蠶戶」，又稱「龍戶」。其字俗又作蛋。

關於蛋民的來源，有二種傳說：其一，宋亡的時候，元人爲防範我們漢族和他拚命或搗亂，故將所有宋代殘兵，敗將，遺老，義民，用船載着，放逐到海裏去，不許登岸，褫奪所有一切的公民權利，並不得列入四民之內，較優娼皂隸都不如，這樣一來，所以竟成了禁例。又有一說，明太祖恢復我漢家天下時，待遇這些元人敗軍，亦曾經採用過這方法。但以上兩說，不見諸史傳，這些都得諸傳聞，實不敢認爲信讞，要之，「空穴來風，其來有自」。我相信這種傳說，不盡

是無因。

又據近人劉錫藩所著的嶺表紀蠻，中論蛋民，頗可參考、茲錄如下：

蛋人服食一切，與齊民相類，惟以舟爲家，往來鷗波煙水間，渡客運貨，捕魚經商以營謀，生活則異於漢人。……此族之由來，說者不一其詞，或謂「秦遣屠睢將五軍臨越，肆行殘暴，越人不服，乃逃之江海叢薄間，業漁以活，久而爲蛋」。或又謂「范蠡與西施隱居五湖，蛋人卽其後裔」。或又謂蛋人爲「色目人種，元亡後，漢人逐之江海中，不准登岸」。或又謂李自成舊部，流入閩中，而自儕於奴隸者，其說皆不確。攷周書云：「武帝天和元年信州蠻叛，詔開府陸騰討之，斬首萬餘級，生虜萬餘口，擒其酋并其子弟誅之。積尸爲「京觀」，蠻蛋見者輒大哭」。是到蛋人之名，不始於元明，六朝已有之；故蛋之地點，在今夔州三峽間，亦非蘇浙閩粵地；蛋與蠻合作，其屬於蠻類，尤不問可知。今吾桂三江及黔南一帶，尙有所謂「狙族」者，狙與蛋同

音，是必在陸爲獮，在水爲鱉，最先原爲一族，其後逃竄分離，因爲發生字異耳。其人居於桂粵西江之上下流，其語在客語粵語獮語之間，其屬於南蠻之系，於此尤可徵信。其人不登陸地，不與漢人通婚，自爲一種特別之民族。

無論如何，史傳的記載，可靠與否，我們都可不問。總而言之，漁民總是我國的同胞，不應該再有歧視的觀念了。

（五）香港的魚類及其產地

魚的生聚是沒有一定的地點，大約魚類產卵的節季，在廢歷四月底，交上五月的季候，漁民認爲「生天」；他們指「生天」的意思，是說夏日片雲能致雨，同時颶風不時襲擊。漁民每年到了四月底、五月初總得歇業，修理船隻，和補充漁具。等至七月半八月初，方行復業。

在「大漁拖」休業期內，給那些卵化小魚滋生潛長，所以一般「罟仔」小漁

船，轉入大旺時期。因為「罟仔」的技能和工具，祇能採捕浮在水面的魚類。是以全年魚鮮肉食得以不至中斷者，因漁民的技能各有不同，經濟組織，亦有差別，所以魚類得這「生天」機會，給牠去浮游發育，總算宇宙造物的神祕。今將魚的分佈地列下：

東自甲子碣石起，西至碓洲止，沿海岸的漁場，均是魚類的集中地。漁場生產最豐富者，首推惠陽屬的平海，正二月份池魚，三四月份萬山尾出產曹白魚，五六月份沿海均有，七八月份黃花魚，萬山羣島、廣州灣的碓洲，亦有大宗出產。九十月份仍有黃花採捕，交上十一十二月份，外伶仃洋一帶的漁場，多數為池魚洄遊的場所了。其他如台山的廣海，上川島對開漁場，正二月採捕大宗馬鮫魚，三四五六七等月取蒲魚和牙帶，刺魚。至於沿海魚類分佈地，甲子、碣石、汕尾、平海、澳頭、三門關，香港附近的擔杆山、萬山羣島，再西去陽江開坡、電白、沙扒、圍洲、碓洲等處，均有大宗魚類生產。北海魚場產生海鯉、紅魚。

石斑，全年不斷採捕的有紅三魚、立魚等。魚鮮價值最高和最珍貴的要算紅斑、黑斑、稍次要算青衣（即鶯哥鯉）、火點魚、頭鱸魚等。因魚的種類過多，恕我不一一的舉出了。總之，魚類的產量，實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勢。

（六）捕魚的方法和工具

講起漁船上所有的捕魚工具，仍與十九世紀無異，船的構造仍舊保守着數百年前的舊法，毫不改變。網、纜、桅、棹、槓、櫓、繩索、槳、櫓，一切的一切，仍承舊規。倘踏上每一隻漁船去，用時代的眼光去檢閱一下，一定會驚奇地說：怎麼我們生在二十世紀的人，會回到十九世紀裏去呵？因為每一隻漁船，都像享受十九世紀的生活一般，沒有一點工具可以說是超時代的物品，除那古老的時鐘之外，真正找不出為現時代的產物了！

尤其是那捕魚的方法，他的技能，就在各幫的習慣來做他們生產的計劃。略

舉數例，以供研究漁術的參考。

(1) 扔拖漁船，又名簍罾拖，以一船做兩個漁業，有風時下網拖。拖、必兩艘船同時行動合作，他的網長至十三四丈，其形像如荷包；凡屬拖船的網，都是大同小異，所差在長短小大而已。有時施行簍，就要放下船艙那根木，便可簍；牠們所謂簍，指那捕魚方法，有如竹製的簍形，將魚驅入網內的意思。漁拖中以扔拖為最大，蝦九、七撈等拖次之。船的建造，質料的良佳，要算碇洲拖，船上工具完備，自衛力足，亦以該幫漁拖最優；至該幫漁拖，採捕黃花魚的技能，拖船中第一。此是拖網大概情形了。

(2) 扒艇又名索罾，這項船用的是圍網，牠是用幾隻小船將網放下，再用一張網從下向上托，四邊小船將網收緊，魚在半浮沉的水面，尙未知自身已經陷在羅網裏。所以扒艇有時一網下去能收穫一千擔至數百擔者，不足奇異。因為牠的技能，動作敏捷，工人衆多，兼之牠們喜用魚砲，網力不足，施以魚

砲。尤其捕池魚，池魚的觸覺敏銳，不易驅牠入網，而且容易驚散，是以施用魚砲，尚有可原；惟最不可解的，就是無論什麼魚都去施用魚砲，不特傷害大魚，連魚苗亦要給他消滅了。

(3) 釣艇，此項魚船，純用釣，完全不用網。釣魚的工具牠們定名叫「釣綱」，每一排綱有釣鈎九十口，牠們下釣的漁場，和其他的漁場不同，下釣的所在地，要有礁石的海底下，因有種魚羣專喜洄游在這石岩下，所以釣艇釣得的魚獲，有很名貴的，同時釣的魚比較新鮮，不同拖船，朝晨下網，至晚方起，加之魚在網裏，被俘虜似的，魚體和網終日磨擦，無論如何，總成殘骸。爲着這原因，釣艇的魚獲，適合於冰鮮，拖船的魚獲祇宜作醃鹹。近年冰鮮比較鹹魚價昂，釣艇獲利，略勝其他的漁船。同時網和鈎價值比較便宜，每張網總在三百元至四百元之數，釣綱每排值九毛，拖船每船至少須備網兩張至三張，釣綱至多五百排。

(4) 雙桅仔，屬於釣艇類，所有工具和技術均同，所不同的，在船的大小分別而已。

(5) 釣魚船，亦與釣艇相同，牠的不同處，在船大小，工人多寡去定名稱。

(6) 鮮拖，和各幫漁拖，同一工具技能，牠何以叫鮮拖，因為此項漁船在附近海作業，朝開晚歸，即俗人說「家庭職業」，船上除去家人外，甚少僱用外人。

(7) 鮮艇，此項鮮艇，係一種接駁，或一種收買式的漁業，因為他的艇上是沒有魚撈的工具，但牠的艇上，不時載着大宗漁獲回來。此項鮮艇追隨大漁船往來各漁場，向那大漁船價買，是以牠的艇不停載着魚獲，就是這個原因。

(8) 罟仔漁船，牠船上所用的網，和索罟網一樣，但罟仔同時亦可做兩

個漁業：除用網之外，可以用燈光照魚；有種魚類喜愛燈光，一見光亮，那大隊魚羣，跟着光亮浮游，漁夫用網圍牠。有時魚汛大旺，每艘罟仔船，亦能得數千元的產量。

(9) 下魚船，蝦艇，此種乃魚船的細小者。

(10) 還有種叫「鷄毛炤」的魚艇，用三數人駕着兩頭翹起的快船，向那海水淺處下釣，此項魚艇長洲和各小漁區較多。

總之，船的種類過多，現在所指示的無非指示一部分，作為一個例證，至於漁術和漁具，祇好由影片上再按圖解釋牠罷。

第二章 漁民的習性

(一) 早婚

漁民的習俗與吾人兩樣，他們的習俗是否由傳統而來，抑因地方而異，這點我未便武斷。現在所要講的，都是香港各灣頭所有見聞的事實，並非得自路人的傳言。

漁民生活不論安定與否，一到成年時候（十六歲），爲父母者，一定設法爲他娶妻，在生活安定之人，不成問題，生活不安定者，或借高利債，或乞助於親屬，以求達到爲兒子娶妻的目的。一般漁民對於其他的事，極少互相維繫，惟有對於兒子娶妻這件事，極願幫忙。因爲他們婚嫁，甚少餽送禮物，多屬送現金，

論關係交情深淺，有多者十元二十元，而最少者亦須三元，集腋成裘，那末娶妻之費有着。他們之消耗多有至數千元者，最低限度亦須三四百元了事。

查他們早婚的原因，那是他們一種習慣，亦是他們爲工作上一種便利。爲什麼是他們工作上的便利？假如他們有兒女四人，將屆成年，男的女的都能工作，而且他們的兒童在九十歲時便能工作了。一來他們僱用工人困難，工值又極昂貴。他們僱用工人的習慣是論季的，或一年分兩期，或分三期，無論季和期，必須預先給予上期的工資，方來工作，間有技能優越者，甲方給予百元上期，忽遇乙方須人甚急時，願出百五十元，那被僱工人亦可接受乙方之僱，而甲方雖知道，亦沒奈他何。所以他們感覺到僱工的困難，不如早爲其子娶婦，娶婦消耗雖巨，不過一次而已！殊不知這種策略，無異剜肉補瘡，實非得計，同時於生理上亦受莫大的影響。漁民的知識簡陋，從此推想下去，可以知道其他了。

(二) 婚娶的消耗

漁民娶妻的消耗費甚大：在娶妻前一日起，就要請親朋戚友，開始用酒席，這一餐叫做開廚。大約從開廚起而至收廚，至少要請六餐酒席，每席大約在八元，富有者，多在百數十席，而至少亦十席八席，四五十席為最普通。

漁民結婚叫做「歌堂」，（查歌堂的緣起，乃蛋民一種風俗，蛋民有種歌謠叫「鹹水歌」，每年廢歷八月十五前後，在月明的夜晚，男女互唱，男的唱到尾聲，必以「姊妹」二字作收，女的答以「哥兄」二字做結。他的歌詞，鄙俚淫褻不堪，其聲調亦帶有蕩意。還未有「客家佬」的山歌動聽。）他們的禮堂在一隻大船上，那隻船亦叫「歌堂薑」，大約租賃這船三日，連包酒席等費在內，最少亦得二三百金，再加上女家的聘金，三四百元不等，娶一頭親，無論如何廉省，總在六七百元。

在這漁業衰落時期，漁民的陋習，毫不改變，牠底生產日見減少，而生活反日見提高，舉高利債去娶親，有為娶親而負終身的債務，同時娶親戚友們贈送禮金，及戚友們婚娶時，一樣報償，按着這樣一來，每年每月為着要做人情，化費得頗有可觀。

他們婚嫁的手續，說簡單亦是複雜，他們迎娶雖沒有什麼儀仗，迎親送親均用小艇，迎親送親亦在晨朝，如新婦娶來時，新郎立於船頭，迎上男家船上舉行交拜禮，謁祖先，然後拜翁姑，獻茶贈物給長者。這些虛偽禮演畢後，新娘另下一小艇休息，他們無所謂洞房花燭，因為他住在艇內無房可洞，花燭點着恐怕燃燒起來。同時他們女子貞操與否更勿論了，因為自幼至大，無日不在勞動中，所以他的處女膜容易破裂，他們亦能理解生理容易起變化，不至苛責求全呵！

至於玩新人兼而玩新郎的陋習，亦極端的有趣，玩新娘所謂「題四句」，所謂「題四句」，是大家隨意轉成四句韻語，所題的四句，都鄙俚得幾不成話。及

玩新郎時，甚至有將水淋得他如落湯雞者。玩新娘者各人走下小船，左右傾斜，如船在海中，被波浪左右跌蕩一般，如未經歷過此種玩意，不覺爲之失驚。

新人在第二日晨早，須歸寧母家，僅數小時即返，是以漁民嫁女叫「賣妹仔」，因爲他們聘金很大，以普通計算，總在四五百元，另外仍須索領食物和酒。在四十年前，聘金至多不過四五十金，時至今日，一與十比，相去有如是之遠。漁民現在天天鬧着經濟恐慌，這種買賣式的婚姻制度，仍拚着命去保持，可謂無聊之至，此種制度一日不消除，漁民的痛苦祇有增加，經濟壓迫亦愈甚。但是消除牠整個的惡習慣，亦非他們本身所可能，要之，負有治理之責者，不爲他改善，縱使千百年後，他們決不會自動起來改良的。若要改良漁民的惡習，必須運動漁民流着本身的血，洗着牠身上的垢，使他明白了自己，站在國家社會上沒有地位，給他一個深刻的認識，或者因此而會覺悟，亦未可知。總之漁民在重重壓迫之下，欲予解放，有待資本家、指導者，同時仍要政府加以扶持與救濟。

(三) 人口繁殖

漁民早婚，因此他的繁殖力很快，男的十五歲娶妻，女的十五歲嫁，嫁後一二年便能生子女，常見三十餘歲的漁民而抱孫者。一因他們生長在水上，兒童發育早，二來男女習於勞動，更享受大自然的優美空氣，是以他們不分男女均有一種健康美。而且他們慾望不奢，日以勞動得來的金錢，足以供他們的生活之用，已經心滿意足，他們的兒童亦能工作，工作起來稍遜大人一籌而已。

他們的家庭組織亦極簡單，比如夫妻父子相聚一船，或僱三五個工人不等，子大當爲之娶妻，長子娶後，次子又及結婚年齡，做父母的，不怕千方百計，亦替他完成了這件事，不數年子又生子，兒孫多衆，他們的家庭爭端吵鬧，漸漸發生，不是兄嫂說弟婦的錯處，便是弟婦說兄嫂的是非，結果，迫不得已而分居。分居以後，各撐門戶，其子船上不敷人工作，又須僱用工人，所以他們不善處理

事情，作起事來極多矛盾。在他們急急爲子娶妻，其動機因感受僱工的困難，以爲子娶妻，媳可工作，少僱一工人，他們不想到子能生子，不數年兒孫日多，食指繁，生產少，分居之後僱工愈多，負擔更重。以香港附近各灣頭之漁民人口統計，照調查所得約在七萬人左右，日在繁殖中。

(四) 迷信神權

在這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期，稍知科學常識的人，什麼神鬼都不信了。但是一般愚夫愚婦，仍是迷信神權，真令人不可思議，所以漁民的迷信當不在例外了！他們的低能知識，叫他們不要拜神，他一定誤會你是個基督教徒，他不以惡言相加，亦在心裏痛恨。

漁民唯一信仰的神就是「天后」，「洪聖」次之。天后誕是每年（廢歷）三月二十三，凡附近漁村的地方，無不鬧熱非常。漁民是日捧着牲禮、香燭、紙碼

去參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很誠心地去叩拜這偶像，藉此去祈禱福庇，這種動作可憐亦可笑。大約平均計算一人消耗一元，七萬多人，那天就耗費去七萬多元。拿這寶貴金錢，求那不可知見的安慰，一個神誕如此，其他的神誕亦復如是，一年三百多天爲拜神的損失，其數量亦大有可觀。總之他們除了給僱工的工價外，唯一的耗費，就在拜神。

更有一種得了疾病的人，他們不去請醫生來療治，他的家人或求神方，或延道士到船來拜神拜鬼，求解災結。有因此而至喪命者。他們有病時極爲可憐，一因缺乏醫藥知識，二來不請醫生醫治，及不願入院留醫，如感冒風寒等輕微病，不善治理，亦足以喪命。所以他們有病時，不是誤於庸醫，就是誤於迷信。尤其是有種急症，或因痰迷，或因閉氣，他們遇着此等間不容髮的病症時，他們認爲見罪於鬼神，勾去了魂魄，除了叫病者的名外，隨船頓足大聲怪叫，則無別法了！偶因其過度跳叫，那病者給他震動着甦醒過來，此乃偶然的事而已。若以生

理醫理而論，決無是事，縱有之，亦不足以爲法。

今再舉一兩件關於他們因爲迷信而耗費的事，證實他們的無知：每個漁村，必有一所廟宇，不是「天后」，便是「洪聖」，再不是，便是「北帝」等了。每逢誕日，不是設壇建醮，就是演戲；比如今年演戲，明年便是建醮。演戲也好，建醮也好，每船的損失多者百數十金，少者亦得消耗十餘元。

假如神誕之日，所有停泊該處漁村的船，不許開船，無論遇着漁汛如何大盛，亦不可出海捕採。在此期內，名叫「禁船」。但是建醮演戲的費用從何而出呢？那些消耗自然出在漁民，他的捐收，按着船の種類或大小而定的。如大船及本灣的船，派分稍多；鄰灣的船隻，派分較少。大船有派至三四十元不等，而最小的縉仔，派至十元左右。漁村裏正鬧着破產的時候，他們的錢又怎麼樣能輕易得來呢！對於建醮演戲所有的款項，先由主持者墊支，等醮完戲散的時候，按數均派，到了交款時候，無論如何，亦當照數付清，沒有錢，也得舉高利債而不惜

了！這是不應耗費而耗費，此其一。

須知道，在建醮演戲時期，各人有不少親朋戚友來參觀，同時各方漁民雲集於這漁村，加之各處賤客知道那漁民羣聚一方，乘這機會找他們的客家，一則收收舊賬，即使不可收，亦在這裏見見面，探聽他的近狀如何。那些迷信熱狂的漁民，見有遠客來訪，亦極端招待，雖不是食前方丈待客，要之，那大杯酒大塊肉供應遠客，主人的情總算盡了！在這熱鬧當中，並不計及明天將怎樣去填補這宗消費。等到完場，債主討債，唯一的出路，祇有借高利貸，每元五分八分或加一，十日一關的利息亦不惜。漁民的個性多數如是，決不會瞻前顧後，是以一般工心計的人，走到漁村裏去，經營各項小生意，無一不利息十倍，經三五年的歛積，就成了小康的人家。漁民因不善積蓄，弄到破產者，不知道有多少！這些不應耗費而耗費此其二。有了這兩個緣故，漁民的生計有什麼方法使他能發展呢？！

(五) 不知儲蓄

生在這資本主義支配着的社會，如果在經濟充裕的時候，不知道積聚，無論如何總有一天給經濟壓迫的，漁民就犯了這個病。在往昔的漁民，遇着漁獲的豐年，若善於生計的人，將所剩的款，放存銀行生息，亦是儲蓄的一法。殊不知漁民不作如是之想，有了錢的時候，喜置那些金飾，婦女則金釧、金環、金針、金戒指等；男的金戒指、金鍊、玉釧等類。購買金器時，多向認識金店交易，比方有現銀八十元，他可以買一百元的金飾，那金店爲圖生意，亦肯賒予他們，但金店的老闆，亦不是真誠賒他，論該件金飾所值，亦不過八十元而已。因那金飾心裏或夾藏鐵線鐵沙等物，他們拿金器兌換時方發現，那是金店欺騙，亦是喜貪小便宜和賒欠之故。再者買時假定一百元一兩，到拿去賣給金店時，每兩除若干釐火耗，故買來一百元，賣去最高價得九十七元已經幸運。如果移買金飾的錢

而存於銀行，一月間最低限度亦有四釐的利息。也不致給那些金店老闆來剝削。他們計算不到這些，他們就是有了大宗款項，亦不知存放，寧可藏在船內，他們稍有了錢，喜食滋補品，如燕窩洋參等物。

往昔的漁民，船將出海捕魚，在夏季的時候，將所有冬季衣物，如棉被棉襖等，並將那些金飾紙幣私縫在內，拿到相識人家寄存，有時或放藏在漁網內，他們有錢時不願給人家知道，同時不信任銀行與銀號，所以有時給人吞沒了，這是常有的事。往昔有一次香港仔鴨脷洲大火，他們損失極大，表面上不過燒去漁網等物，實際上他們的財產付之一炬了！所以近年有知道他們的伎倆的，就是強盜劫船，連爛的漁網或破棉被，亦一併劫去，就因這緣故。

但是漁民航海時，爲什麼要這樣處置他的私積呢？因爲海面上不少的海盜，他爲保全私積的安全，同時出海後，十天半月不等，三月五月亦無定，說不定遇風遇盜，遇風恐怕損船，遇盜又恐損財。這種設想未爲無因，不過太過相信店

家的誠實無欺罷！聞說香港仔早十年前，某店發生這種糾紛好幾次，結果都是漁民敗訴。漁民經過幾次教訓後，近年來此等事不大聽見了。

最不可解的事，漁民沒有錢時，亦知道借高利債，爲什麼他有了錢，不會放債給別人？唉！話雖這樣說，如果拿事實去證明，漁人爲什麼不呢？須知道，漁民有漁民的見地，漁民的習慣性，知識薄弱，心胸狹窄，爲着漁民中常有欠款逃去的事發生，同時漁民放債與漁民，利息雖厚，無奈沒有一種力量能够控制得住，不比岸上的人。凡靠放債生活的人，非土豪定是惡霸，他借給一百塊錢給你，月息最少五分，或七分不等，要看借債人的財產與信用，如有財產信用亦足，反爲利息輕；倘若沒有財產而沒有信用，不特利息加重，同時還有諸多條件，方能借予。竟有借一百元，一天須納息七毫，十日不清息，息又加起息，此等抽剝，非有一種惡勢力是辦不到。是以那些漁民有了錢，不敢嘗試，一來知彼知己，二來自問沒有這等力量，如遇沒錢時，向人討債的困難，信人不若信己，

爲這緣故，漁民經濟沒有發展的可能，漁業銀行的設置，爲今日救濟漁民一條正確的出路。

(六) 好嫖嗜賭

處於枯燥無味人羣生活中，我不敢太過於冷酷，去批評這些漁民，在嫖賭上的失當。一個人必定有一個人的嗜好，雖然嫖賭這兩件事，是絕對要不得的。不過在漁民生活過程中，去尋求他的人生快樂，在那裏呀！我知道的，牠自離開母親的懷裏，而到了成人能工作的那天，他們每天向着那海天相連，疾風狂浪裏去掙扎。回轉到漁村，或都市裏來，去尋求比較快樂的生活，調劑這苦悶的人生，理所當然。

我很同情於他們的行爲，因爲漁民在人世間所有優美的生活，都給陸上的人佔領完了！華麗的洋樓大廈，住不到；那些曲髮鼓乳摩登女郎，睜不到他的懷裏

去，所有一切的一切物質的文明，都沒有他們的份，難道這一點的安慰，還不能給他們嗎？

不過這些漁民在生活在那樣環境裏，知識既無，思想落後，他除去工作的時間，在空閒的當中，枯坐着自是無聊，靜極當然思動，唯一的消遣祇好賭，他們賭的是「寶」。賭具是一顆銅造的骰子般，又愛賭攤，近來亦喜歡又麻雀，以消磨光陰，因此習以為常，積久就成爲一種嗜好。這種嗜好的過失，是不是漁民的自身問題，究其實在，這些過失，要負有統治權的人去擔當，改善他們的環境，所謂「春秋責備賢」者，漁民不能叫他受那「不教而誅」的啊！

然而，漁民嗜賭的惡習已爲「積重難返」了！他們狂賭起來，是不顧一切的。假如有資產的，必先輸現金的，現金盡了，繼着押賣漁網等物，再不能時，就要賣船，此種因賭而破家亡產者，年有所聞。但嗜賭的人，並非從有生那天就帶着來的，我們要原諒他們，何以故呢？你想人們處在這文明都市中，階級深重

的社會裏，一般上流社會中知識份子，受過高深教育的大人先生們，他們何嘗不嗜賭如命呢？他們有着不少消遣的娛樂，然而亦不能脫離賭的一件事。於此，可想見漁民嗜賭，在沉寂的生活裏，尋不出一個排遣的對象，他們唯一遣興的就是賭！假使有良好的指導方法，啓發他們一種奮發性，將好賭的心情，轉移到改良採捕，或駕駛新方法上去研究，給他的一個好的印象，然後能使他賭亦不暇去賭。這點工作說說是容易，做法並非是一二人之力所能辦到，除非由政府去辦理和指導。

講到他們嫖這個問題，亦是值得我們去研究。每個漁民不是早婚嗎？原本性的問題很早不是解決了嗎？爲什麼還愛嫖的呢？因爲他們的習慣，自己有船，亦有妻子，本來不用去嫖。但是他們在出海時，有的婦女經不起大風浪的，另有一隻小小的船做他的住家。那些妻室是不跟隨着去漂蕩，況且他們出航時，不一定甚麼時回來，那處有魚那處去，那裏漁市有交易往那裏銷。就如西拖，那些漁

船出自電白、博賀的地方，他們採捕漁獲有到香港魚市來銷售，那拖船必兩隻相連的，兩隻船總有三十餘人，須有婦女在船上，這婦女除了船主的妻子外，僱傭的工人，都是孤伶伶的單身漢。經三兩月的時候，方到都會的地力，同時各個工人到了一個停泊灣頭，在工作完畢時，未免有性慾的需要，那是人類的常情；而且各灣頭賣肉的婦女不在少數，同時賣肉的婦女，亦多數是些漁民；加之那工人多是壯丁，慾火正盛旺的時期，所以要他們不嫖，除非絕慾的老和尚。不過他們嫖起上來，和賭一般，不知天高地厚，不顧一切的狂迷，非弄到滿身魚口使濁，衣袋莫名一文時方休息。

講到他的嫖故事，又不能不補充，敘述他們的浪費，他們所嫖的妓女，都是些「水鷄」（即漁民婦女的別稱），大約一夜的歡娛，總非十元不辦。他們宿娼必「宵夜」。猶如飲食一樣，左右鄰居可以羣來聚飲，甚至某甲所欠之費，亦由今晚的乙來清找，若是拖船船主更「闊」了，一夜消費動輒數十元。漁民的

「闊」，不過沒有人知道罷了！

尚有一種妓女，她是有丈夫的。不過丈夫出去傭工，她亦可接客。即有翁姑存在，亦不過問。他們不以貞操爲重，所以常有扒灰的怪劇演出，他的兒子知道了，父子衝突起來，爲子者一定被逐而去。此種倫理變化，一半因生理，一半因知識，其最大的原因，父子姑媳逼處一隻小船，神祕的性戲，有什麼方法能夠抑遏得住呢？

總之，他們的劣根性，那是跟着年月而增長，因爲智識如此，叫他除去嫖賭之外，找尋不出其他的安慰。在近年，他們又多了一種嗜好，年老吸熟煙，煙癮很大，不停口的吸着，大拖船船主吃雅片，年青的吸紙煙，就是十二三歲的童工亦吸紙煙。唉！他們天天叫着窮苦，但是他的消耗亦日日在增加，想不窮又怎能够呢？

(七) 富於詐欺性

在原始時代，人類是很天真的，所謂詐欺這兩個字是用不着的。自人類進化了以後，同時產生了所謂制度，於是這詐欺的跟着出現了。

漁民的智識低能，怎麼可說他們富於詐欺呢？要知道漁民都會施行詐欺，想來他被人詐欺得來的經驗，不知受了多少教訓，然後學會了的，拿出來作應付和報復。

講到他們「詐欺」這個問題，又要講他們的經濟學了。他們本來是赤裸裸的一個人，祇要他能够去幹，自然會博得人家信用，到那時，或向人家借取三五百元，有了這三五百金之後，找着他們親戚朋友擔保，跑到船廠去商量賒船，船廠因貪生意做，和利率厚，並有人爲他擔保，所以答應了。他回轉來找魚行接洽，仍由向與某魚行交易慣的做擔保，假說新裝的船，行將落水了。不過沒有錢

購置其他用具，或說沒有錢交工人的上期。要求行中給予他們「欄信」（就是魚行無利的放債）。該行調查過屬實之後，當然允予所求，給予若干。等他的船落水時，再向纜索店，糧食店，雜貨店，除取應用的物件，他亦明知所除的貨物較現沽貴一二倍，不過他唯一的希望，能賒能借好週轉，須貴亦不計。及至出海，漁獲豐盛而歸時，清舊欠新。船費分期清理，到能敷衍過去，一切債權人，當然沒有問題。否則他一去不回，或轉泊其他灣頭，甚至明知發展無望時，連船亦賣掉，他又依然可以受僱。等至三五年後，聚積有三五百元時，他又思做「馮婦」，再做東主，重新裝置船隻，他稍為明白事理的，仍舊將漁獲送至前時魚行銷售，他自認前時的虧蝕，很對不住，所以這次重來，一則不敢忘舊東家的信任，所以仍來交易。那末，他自己投到，舊債不是可以扣還嗎？不！不能！

照着法理講，「欠債還錢」那是不易的道理。惟有他們適用的是「習慣法」。無論他前時欠了若干，只要重新營業，依然向自己行來銷售，縱使他承認前數，

只好仍舊欠着，決不能扣除。在魚行不願失去這魚客，惟有容忍，希望此後他的交易不斷。或者他介紹多些魚客前來。在他們所以仍須回到舊行去，亦有他的不得已，如果去向別行交易，給舊行查知，魚行行規可以有這個辦法：可以通知該行，照例扣除一份佣金，他們佣金九四找，即一百元賣出，行裏給予九十四元，這六元作舊行的佣金。爲着這關係，他祇好少點麻煩，免多的損失。那麼，他從前不是有人爲他擔保的嗎？他跑了不是要連累這擔保的嗎？但擔保者祇有替你訪尋的義務，沒有替他賠償的責任。這亦是向來習慣如此。

所以與漁民交易的商店，或各人的放債者，從表面上來說，漁民不是受着種種榨取嗎？誠然，不過漁民的詐欺，亦有相對的應付，所以魚行對於漁民所放「欄信」是沒利息的，祇從佣金的取償，賣出百元物價，僅取六元，表面上這樣抽剝，似乎過重。若不如此，其他脫逃，或遇風災人禍等等損失，在魚行是沒保障的，是以魚行方面，亦有不得已的苦衷。即其他的與漁民交易者，取值亦不能

不加一二倍的利息。凡與漁民交易，照例沒有全數現款交易，多數付一半欠一半，各人因營業起見，已不幹，別家幹。因此，成了一種習慣。更有一種所謂「樓上銀」的，凡放「樓上銀」的人，半屬土霸所幹的買賣，其利率的厚，有高至七八分，最低亦五六分。比方借予七十元，一月期歸還，到時不能還再可加借，如八分利息，每月應繳五元六毫，補予四毫，就要八十元了。倘一二月不能清還，重重疊疊加上去，真是終身不能了。這個關頭祇有出逃，有些狡滑者將船駛去別處灣頭，將船售去，有些愚拙者棄船出亡，種種痛苦，不一而足。總之漁民的生產，是受着自然界的支配，海產雖富，仍要希望天時。像這年頭，漁獲欠豐，物價又復低賤，漁民鬧着經濟破產，魚商亦鬧着不景氣；所有一切與漁民交易者，均在叫苦連天。歸納起來，漁民所謂富於詐欺這個問題，不是單獨的，亦不是偶然的，漁民魚行及其他一切都是採用「爾虞我詐」的對策，若長此以往，勢必造成兩敗俱傷！

(八) 缺乏團結力

凡百動物都有羣，單獨「人」是不大愛羣；人羣結成社會，是形式的。人的個性，多側重在自己，所以人爲着利己主義，至有人類互相侵佔，才分出你我來。有了你我的問題，才有彼疆此界，鴻溝的界線至今尙有人認爲一件緊要的事。因此各個民族都爲着爭做英雄，壓迫別人，做人做到今日，痛苦到沒有再加了。尤其是我們中國的人，中國人的當中，又以漁民爲雙料的痛苦！

漁民在從前亡清的時候，簡直是一種賤民，不能列在「四民」的隊裏，褫奪了他們的公民利益，不准他們陸居，不准他們應試，待遇上，連那優娼皂隸都不如。社會上的人都以「蛋家佬」叫他，並有叫他們做「大憐佬」，這種稱呼，無非當面侮辱。但是他們甘願被屈服，大有呼他牛就應牛，叫他馬就應馬！這樣的人，好似一隻馴羊般，在岸上大叫高聲都不敢，做人做到「蛋家佬」總算慘極

了！但一般人不去同情他們，還要遇事生端，加以極度摧殘，蹂躪他們的婦女，就是法律亦沒奈何。似這暗無天日的事情，作者在兒童時候，至今尚隱約記得我堂兄去強奪一個「蛋家妹」做妾，他的父母不答應，給他叫人去將那「蛋家妹」的父親打個半死，左右隣居大家都是袖手旁觀，連屁亦不敢放。結果，被屈服，還要叫他拿四百兩銀出來，請酒認罪。第四年生了一個兒子（即我的侄子），那時覺得玩膩煩了，就將他拋棄，幸而她的父親還有些錢招呼兩母子，不至餓死。我的堂兄那種暴戾的態度，我說起來，至今尚恨他，太乖人道了！不要她，就應該任她自由，有天給他知道說她跟別一個男子往來，並住在她家裏，明知那男子是她的哥哥，又叫人去將她父親及哥哥再行飽打一頓。最後，又敲了一千兩銀子的「竹槓」。後來我堂兄給人誣報是亂黨，被槍斃，我的不願嫁人甘願嫁鬼的姊姊，因為堂兄沒兒子，才強硬主張迎接這「蛋家嫂」和這「大憎」姪兒回來，收屍殮葬。唉！我不信有因果的人，但對於這點，使我不能不發生疑

問了！

這不過在我知道的千萬分中的一件，比這事更利害的，真不知「恆河沙數」。反正之後，國家制度不是已改共和嗎？民族一律平等，「蛋家佬」不是可以抬頭嗎？從前各種束縛不是解放了嗎？話說出來，總是漂亮的。這些漂亮說話，等於一張不兌現的支票。究其實在，那些蛋家漁民，不特沒解放，照我知道的，束縛更加緊張啊！爲甚麼呢？等我回轉筆來，寫那些漁民的本來關係罷！

古人說「物腐而後蠶生」這句話，一點都沒有錯，漁民在我們廣東沿海各口岸和灣頭，暨內河水面的「蛋家」。估量之下，總有百萬以上的人口，爲什麼不聯合起來呢？即使被人壓迫，足以將羣衆的力量去應付，爲什麼抱着逆來順受不抵抗主義，堅持忍耐，鎮靜的掙扎呢？從這點看來，他們的團結，就可以看見。牠們除了爲生意上的幫忙，爲娶親的相助外，至於爲公共的互相連繫，都是不注意的啊！

他們因迷信上表現出他們個性上的惡劣，比方海中遇有覆船漂流水面的漁人，發見了不允援救，除非這漂流者，漂流到山邊，或海灘時，方許他上船。生人遇溺尚如此，倘遇那水面浮屍呢！在這大海渺茫中，船上當然沒有棺木的預備，遇着那浮屍不去收拾，猶可原恕。惟遇到生人亦不理會，這真是殘忍萬分呀！有時起網發見有浮屍在內，他立即斬斷纜索，連價值五六百元的漁網亦棄而不要，這是他們的大忌諱，亦是他們迷信所造成。研究他們的迷信爲甚麼要這樣？他們祇知道以「不吉利」三字相對，在這上頭可以見到他們知識怎樣，團結怎樣了！

以上所說的，是他們一種惡劣性中一角罷了。關於他們東家和西家的關係，令人聽着很覺奇異的。他們工人少，僱用工人就生了問題。前文會說過他們請工人論季分期，講工訂妥就須先交上期，如大隻拖船的工人，上期有多至一二百元，其餘每月另要給花利。比如賣出一百元魚價，有些抽三元四元不等，那一花

紅」多少在講工時先行訂明。甲工人四元，乙工人或五元，亦不等的。這種習慣，祇有漁民才採用。那些工人收了上期，不來工作亦沒法處理他，總算他上了船工作，航海採捕，在拖船工作的工人，大船落網後，各個人利用這時間，自己下釣，釣着的魚歸各工人所得，船主還要賠魚餌，亦沒可如何啊！船上有十六七人，除了船主自己之外，最少亦僱六七人，他們各釣各魚，用鹽醃在艙內，將來取出銷售，又從那處分別誰是誰的魚呢？他們識別在刀法，新釣上的魚，或用刀裂肚的左右邊，或從背上開槽，各有一定的符號，不易混亂的，此種利益，惟有漁工方有。假如航海而沒私人利益，他提議歸去，船主不能反對；否則夜間輪到他當值守更，故意駛亂他的航線。因拖船航海採捕時，須兩隻船相連，同時動作，方能採捕，工人祇為自己利益，不顧及船主損失，或將船駛回，或改泊別一灣頭，致令那隻船隨海漂流，有如失羣的孤雁。等到尋着時，損失已不少了。

更有一種漁工，雖是他們的條例，亦是他們自挽自的墳墓。航海時，如遇有

工人沒吃上兩餐飯，非得將船駛回不可。不然，該工人有了三長兩短，這種冤枉官司，真是鬧不了。倘若不幸如遇有工人半途中死亡，死者的家庭，明白事理的，倒容易了結；如果遇着不可理喻的人，加上土豪訟棍極端的唆擺，使那蠢拙的漁人，有不得不依的情勢，告到官裏，說死者不是死於病，說是給船主毆斃的。再不然，說船主叫人打死的。虛造事實，憑證毫無，本來一經檢驗，究竟死於病，或死於被人毆斃，是很容易證明的事，奈何那些官，明知不是打傷而致死的，爲着雪花白的銀圓，五色花紋的紙幣，那有不動心的道理。除非是再世的包拯，來個鐵面無私，不然，相信沒有個不是曲法徇情的！是以有些縣政府和法庭，遇着漁民的訴訟，都認爲一種好買賣上門，做船主的遇着這樣不幸的事，他的最少損失亦在千元以上，或則數千不等。但是這些現狀，誰去造成的呢？雖然社會的罪惡，亦可以說全由他們自己去造成，關於他們整個的集團，是沒組織，沒團結，沒訓練，才會生出以上自殺的政策。

我在這裏總結一句罷！他們沒組織，沒團結，沒訓練，無非是他們的知識的缺乏，須知道他們從祖宗時代傳下來，已經失學了，同時沒有機會去讀書，現在有了讀書的機會，他們老大的不必說了，那些少小的學齡兒童不是很多的嗎？爲什麼他們仍然不願意給那小孩子去讀書呢？不讀書成了習慣，勸他們去讀書，反認爲畏途，是以想設法去提高他們的地位，奈何他們知識是這樣的薄弱，有什麼方法使社會上不鄙棄他們！亦有什麼方法使社會上不拿他們做俎上的肉！達爾文的「優勝劣敗」論，不但爲我們人類下的定義，凡是動物都不能脫離這個原素，單獨去生存。是以一般的漁民，隔離廣大的人羣，單獨漂泊水面上，縱能生存，亦成了社會的贅疣，倘若他們再不覺悟，惟有聽候毀滅罷了！

（九）知識落後

在千百漁民中，找不出一個能够寫得通百十個字的一封信，大約在百人當中

能寫出自己姓名和那些魚的名稱，登記的數目，我相信最多不過二人至三人。在香港附近各灣頭的漁村，大小有十六處，漁民的人口，佔全港人數十分一，人口總數七萬多人，曾經讀過書的男人，大約在五十人中有一個，他們讀書，多則讀三個月，或則一年中讀不上一個月，到船上需用人的時候，又停止了。所以隨讀隨輟，因為他們工人人數太少，工人求過於供，他們現時不至會失業，是以那七八歲大的兒童，都能工作，他的父母因為經濟起見，和請工人的困難，祇好叫孩子隨讀隨輟，就是這個原故。

漁民本身，已經沒有得着教育，叫他怎曉得去領導兒女受教育呢？我走到漁村去，看見那些漁民子弟，在三四歲年紀時，非常伶俐活潑，那天真純潔的孩子，使人看見是很可愛的啊！但是他們一上了七八歲時，不曉得如何，原日的靈氣就會失掉了。是以社會上有呼他們叫做「大懵佬」者就是爲此。

要之，這「大懵佬」是否由先天帶來的，抑是由後天失培養的？兩者定居其

一，如果在那幼孩時期，做父母的，能知道培育孩子，不使他去學習下流，好好地教養，縱然「大慳」，亦不至一點知識亦沒有。

他們沒有想到人的知識，不是生下來就有的，知識是要人去尋求的，尋求知識的基本路線仍在書本裏，書本裏的知識很多，不去讀牠，又怎能知道讀書的寶貴？是以漁民的子弟，真正愈大愈慳。因為社會和環境都是他們的敵人，他們被社會環境屈服，亦不知道經過幾年代，所以久而久之，成了習慣，代代相傳，都是這樣生活下去。那些孩子，稍大一點，不過叫他去工作，最低限度的亦幫助搖槳，及做一切的雜務，硬生生地迫着這孩子踏上生活的路上去，日夕所接觸的，都是些昏頭昏腦的蠢漢，試問有什麼方法能夠使他們的子弟，不是愈大愈慳呢？

尤其是他們墨守陳法，不知改變，故近來漁業，生產日見減少，亦不知去改良他們的漁具，亦不知道去研究為什麼生產不及從前的豐富，祇說六十年必有一次的現狀，他們迷信的觀念，真是牢不可破。最可笑的，他們每年在第一次出海

時，必須拜神，求神指示出海的航線，走東抑或走西，這一點主意，亦要稟命於偶像。其他的迷信，已見前文了！總之他們除了駕駛一隻木船，到海裏去捕魚，是他們技能和知識外，其他一切的一切，可以說一無所知。

話又說回來，漁民的知識如此閉塞，這種過失是不是漁民自己放棄本有的利益呢？關於這點，當然是他們自己放棄，亦是政府不去注意和指導的失算。作者曾到長洲去作漁民人口的調查，攝影，長洲的人口有一萬五千，這是附港漁村最繁盛的一個漁區了。而他們水陸雜居，知識應該稍為發展，殊不知該漁區受英人的統治，沒方法能避免殖民地的奴化，是以居留該處的漁民，不要說科學上的知識沒有，你去問問長洲是誰的地方呀？他祇會說「紅毛皇家」。唉！這認賊作父的人，真是難過，照這樣看下去，地方失掉，連人口亦要出賣完罷了。他們的知識落後，可以想見了！

第三章 漁業的失敗

(甲) 遠因

說到漁民的近年狀況，當然是極度的恐慌，從前的漁民生產，還不愁沒處採捕，而且人口亦沒有如現在的繁殖，漁船亦無近日的數量，所以每次出海，都滿載而歸，市價雖較今日低廉，但是工人薪金亦較現時低廉，即各項消耗亦沒有近日的浩大，從前的漁工亦沒有如此的難靠，即漁商放債，亦沒有如是的緊縮，就是漁民的本質，亦沒有這樣的狡猾，所以拿從前來比現在，自然兩樣了。

人們祇知道人口過剩，生產數量以為減少，但生產數量就是和前一樣，人口過多，生產數量，就覺減少了，實際上海裏的生產是不會減少的。不過那些漁民

都是富於守舊性，他們祇知道原有的漁場，沒有創造的意志，尋求新的漁場，所以從前的漁場雖有生產，奈何採捕過多，成了「僧多粥少」，不够分配。所以從前的漁獲多，魚況好，同時他們所用漁具亦不同，在什麼季節採捕那種魚，就須用那種網，是有定律，年來因受那不景氣的影響，經濟恐慌，所用漁具就變通了。大不了祇有疏密兩種，甚至購置一張網，非得二三百元不辦，如果再去分魚用網，他們的能力就沒有，爲着這樣，和漁況亦不好，他們漁獲自然不豐富。他們以爲漁獲少，懷疑到海裏生產，數量亦少了。究其原因，並不是這樣簡單。

因爲魚有魚的個性和習慣，就在水裏亦有階層之分。有的浮游水面，有的居水中層，有的下潛水底，在從前他們所採捕的，完全在水的上中兩層。他們採捕的技能，亦祇達到這種程度，倘若在百餘尋水下，他們祇好望魚興嘆了！爲什麼？因爲他們的大拖船力能達得到，最多不過六十尋的深度，那些大魚在六十尋深度的下面，又有什麼方法能夠捕獲得牠呢？爲着這原因，他們不去研究，改良

捕魚的工具，反而不惜倒行逆施，採用那些漁炮。他們自從採用漁炮之後，以為是採魚的無上善法，殊不知他祇顧目前，不顧來日，漁民的知識如此簡陋，他們的漁業怎麼不失敗呢？

須知：施用漁炮，不過偶爾一用，未始不可，因為有種魚的感覺，非常敏銳，用網採捕成績很低，尤其是池魚，更為靈敏，為漁獲豐富起見，始施用漁炮。自此成了普遍，你用我用，作為捕魚不二法門，那才是「竭澤而漁」了。故年來附近各港的漁場，生產數量亦愈減，考其原因，自然是用漁炮所致。

至於魚的產卵時期，多到水淺的地方。魚苗叢泳，亦多在海岸，他們施用漁炮時，實未計及魚苗的損害，為一時的獲利，損失實在無窮。所以每個漁場，曾經施用過漁炮的，至今的生產數量，當然銳減了。

他們以為天然的漁場，是生生不盡，並沒有想到，無因那有果，有了果核，方能生得樹來，魚苗不去保護，還加以劇烈的摧殘，不特魚苗經不起漁炮的摧

殘，所有散佈滿海的魚卵，亦跟着被毀滅，這是他們年來的漁業狀況，又是個失敗的大原因。

況且故有的漁場，既如上述，生產數量自然不會多，生產數量充足的漁場，他們的技能工具和船隻亦不適用。他們至今尚未覺悟，漁炮仍在不斷的施用。這種冥頑不靈的蠢貨，真不可藥救啊！

我們要注意到他們用漁炮的痛苦，購買漁炮固然要出重價，如在港屬的漁場施用，又要派差費，派了差費並非不再來干涉，遇着那差老爺，三個月交一件案，碰着誰倒霉，給他拿上去，港政府對於這種案件辦法很嚴重，罰款亦很大，如果坐牢，船上人又不够分配，停了不能出漁，生活就生問題。遵罰款能，惟有出借高利債，他們每年因施用漁炮的損失，可以多置一張網的費。但是他們知識的低能，沒法勸阻，向來黃花魚汛，採捕甚易，不施漁炮，亦能捕獲，而最近連黃花魚亦要受漁炮的轟擊了。

是以他們的失敗遠因，並非偶然的事，同時日本漁船侵入我國漁場，一來國家沒有力量去抵抗，二來他們沒有團結與奮鬥。加諸人家的船用機器，而他們的漁船靠風力。人家行一日的海程，他們遇着風，仍須三日。人家在百餘尋的深度，依然可以採捕，他們就有所未能。人家用科學的機器，他們憑人力與風力。工具更是談不到，縉網是祖宗代代傳下來是這樣，直至現在還沒有改良。他們墨守陳法，不知變更，亦是他們失敗的劫數。

他們如果要挽救這個劫運，須得有人爲之指導和救濟。同時亦須要他們自動起來研究。準備逐漸去改良，第一要保護天然的漁場，第二要停止漁炮。這最低限度的條件，他們亦不能遵守，那亦是他們自挖墳墓的一個原因。

(一) 漁民未受教育

拿我們廣東漁民的人口來統計，總有百萬以上。這百萬漁民，男男女女老老

少少，可以說完全不知教育是怎樣的一回事，爽脆點說，完全是未受過教育。在那些富有資產的漁民，他們未嘗不會感覺到不識字的苦惱，不過讀了書，識了字，就是讀到能寫文章，依然沒有他們的出路，況且前清的條例未解放的時候，實在想送子弟去讀書，亦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有的教書先生收了「蛋家仔」的學生，一來給那些學戶的譏笑，二來所有同書館的學生，對於這「蛋家仔」諸多侮辱和壓迫。在這「蛋家仔」無論如何的誠實，但這些同學孩子，總給他個不原諒，務要弄到這「蛋家仔」不能安身為快。似這情形之下，做父母的當然不甘心把他的孩子為讀書而受那麼磨折，經過了這個折磨，亦認讀書為畏途，大家都不情願讀書了！

有種教書先生，專喜歡到蛋家寮或漁村裏去，教他們的孩子，這種教書先生的出身又是什麼呢？可以說讀書沒成，經商失敗，亦是低能的弱者。他們亦僅識之無，三本紅皮書總算讀得爛熟，反正那些漁民子弟所需要的，能認識自己的名

字，將來做生意能够記賬，就滿足他們的希望了！這類的人去設館授徒，無寧說是騙錢爲食，欺已誤人。這是民國前二十年漁村的教育是這樣的。在專制淫威壓迫下的漁民，沒有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就是在漁村裏所讀的書，簡直可以說一點影響沒有得到。

到了民國以來，漁民的禁律雖然沒有，但是提倡漁民教育，口頭上似有這麼一回事，沒有實際施行過。今年已是民國二十三年，漁村的教育並沒有見舉辦，天天喊着「讀書救國」的口號，中國的教育沒有惠及到漁民。漁民在前清時代，社會視爲賤民，在民國的現在，視爲化外，漁民對國家社會，祇有納稅的義務，國家社會對漁民，沒有毫末加惠，義務權利不相等。漁民有百萬的人口，別的不用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固然沒有，連公民資格亦未取得。所謂中華民國的國民，憲法規定是一律平等待遇，在作者所知的，所謂平等待遇，不過在法律上一句話罷了！

不要說到其他，單對於漁民的教育罷，整個漁民的集團，人口既有如是的多。漁民能受教育不得一二，以漁民裏頭的子弟，不少優秀份子，奈何沒有人去領導；他們就是有志革新，最低限度，亦需要有人去啓發他們的智慧。要啓發他們的智慧，離不了先從教育去着手，然後培養他們的根基，他們根基能够成立時，他們的事業，才有發展的希望。不然的話，雖是生在二十世紀裏，他們的思想知識，還在原始時代。

漁民教育的實施，要漁民自動去設備；那真是「緣木求魚」了，萬難辦得到的事。就是各個人去舉辦，力量亦有未能。補救漁民教育的質量，惟有政府是最相宜，改造扶持是政府的專責。漁民未來的出路，仍在多受教育和增加知識方能達到，漁業方有進展。

（二）無指導機關

在一個國家統治下的國民，應該受着國家的管理和保護。所以國家設置那麼多的官吏，無非爲人民謀幸福和管理。如其不然，恐怕人民有了事，沒處投訴，這是全世界各個國家的組織不會有兩樣的，所差在制度罷了！

若以漁民來說，單就我們南中國的漁民，人口超過百萬（閩省不在內），漁民生產價值的數量，亦在幾百萬或幾千萬元，國家每年直接間接，出自漁民的稅收，亦在數十百萬。我國的官吏雖然是很多，但是管理漁民魚業的這個官，南京實業部是設有的，可惜已委過好幾個人去辦理，至今亦沒有一點成績。到現在還沒有人願去幹，因爲別的官有入路，除了薪俸外，還有公費的油可揩，惟有這個漁業管理局的官，是苦極了，實業部發給很少的公費，當局長的還要墊支，將來有沒有發回，另一個問題。要之，這個漁業的差事，既難幹又沒有人去幹。在我國最先注意漁業的人，要算南通州張季植先生，他在光緒中葉提倡實業，同時與辦漁業公司在上海營口青島等處，末後因水產人才缺乏，主政的人，又貪利自

私，弄到無結果，以致這所漁業公司做了少年夭逝等。到民元時代，由農林部特設漁業公司，企圖漁業的復興，總算是國家對於漁業提倡的第一聲，直到現在實業部廢續設局置官，任管理的責任。雖成立江浙冀魯閩粵三處海洋漁業管理局。奈何一點成績都沒有表現。江浙區的管理局，除了派輪航海巡查，勒令漁船登記，領船牌，徵費之外，其他關於改良漁業及發展的事宜，沒有下文。這種情形，表顯了我們中國人的通病。

若果漁民能夠有個良好的指導機關，不時的去指導，拿漁民歷代傳下來的經驗，給他個因序漸進的改良辦法，漁民一定很歡喜地去接受的。但是向漁民開導時，須要知道他們的個性，如果拿着官僚的架子，打着官腔的聲調，用訓話的方式，反嚇怕他們，他們絕對不相信的。這種情形又是爲什麼呢？論起上來，實在是難怪漁民的畏懼，因爲漁民給做官的壓迫慣了，怕透了，所以聞知長官來了，他們認官差到門，總是凶多吉少。從這上頭着想，可見漁民畏官甚於畏虎了！

那麼要怎樣才能接近他們呢？這裏用得着慣做下乘工作的人員。常川往來漁村的知識份子。因為漁民不讀書不識字，拿文字去宣傳，和長篇大論去演講，我肯定講一句，效果一定等於零。先要找着他們相信的人，還要那個人和他們先有點關係，使他們有了這個人的對象，然後在他們「淡月」時候，羣聚在一個地方，設法拿種玩意兒，去引起他們的興趣，或表演話劇，或用幻燈影片，然後開始給他一個演講，改良漁業的問題。同時需用着水產人才，用簡單的儀器試驗給他們看，使他們有了這科學影響時，跟着挑選他們的優秀份子，實行口頭教授和實習，等到漁汛時就結束。似這樣一來，既未耽誤他們的工作，亦沒耗費他們的分毫，並可以減少了他們聚羣圍賭。他們出海後，希望將這短期學來的智識去試驗，如果成績超過他們的陳法，第二年的淡月用不着去召集，他們自然會得找來。但第二步又應該籌備一個小學，選集他們的兒童入學讀書，第三年就正式設立漁民水產傳習所，本他的所能，教他的所學，分青年班及壯年班，婦女們教以

手工業，或紡織，使他們的婦女不搖船渡客，不怕沒有其他的副業。如果認真的辦下去，雖不敢謂盡善的辦法，總可聊勝於無，如果認真的辦理，我想經過三五年的時候，幼少的兒童，不至認讀書是件苦事。少年的得着知識的救濟，新思想替換舊理智，壯年的亦可轉移他們傳統的積習，老年的亦可以促進他們的覺悟，知道從前守舊的錯了。

然而辦法總算有了，那些做下乘工作的人們，不能叫他餓着肚皮去服務。

所以這件事，須要政府去提倡，多派下乘工作人員實地去幹，拿政府的力量，去幹這事業，本不大困難，就是經濟支銷，亦用不着巨大的款項，第一二年免不了賠幾個錢，將來的羊毛仍然出自羊身上，漁業能夠復興，國家的取償是不盡的。拿他們的金錢辦他們的事業，一舉兼有兩善。在政府去提倡興辦，領導漁民的責任，除了政府還有什麼人辦得來。作者希望政府再不要跟從前樣徒然在文字宣傳，喊着復興漁業的口號，實際上是不幹。不要又變成「祇聽樓梯響，不見

人下來」罷！

(三) 不知尋覓新漁場

富於保守性的漁民，雖知世界外還有世界，不過知識限制着他們天性的發展，叫他怎能够從這個慣熟的世界，跑到那個陌生地方去呢？所以他們年來鬧着經濟的恐慌，原因在漁場生產不敷他們的分配。因為人口繁盛起來，大家都向着這地方討飯食，是以弄到沒飯食，他們不知變法圖存，大家還在守着這破產漁場，希望宇宙轉變，海底的魚跟着他們人口一樣的繁殖起來，還像做夢一樣，學那「守株待兔」的等候着，我們並沒有想到，原有的漁場是保守不住了！

中國的領海，自被日本漁船侵入，他們的漁場給日本蠶食了，上中兩層的魚，給他們施用魚炮，損壞到差不多快要絕種，水深的魚，又因為技能和用具達不到。如果他們不去打新的出路，他們祇好聽候宣佈死刑。從這幾年來，他們受

着不景氣的影響，他們的生活，着實很可憐。旁人可憐有什麼用，出路要自己去尋求，人家給他們的出路，不叫是出路，自己拿生命或血肉去博來的出路，才是偉大的！永遠的！雖知道哥倫布亦是血肉造成的一個人，並沒有三個頭六個臂，他爲什麼能夠發現得着新大陸呀？所謂事在人爲罷了！

況且他們天賦一種乘風破浪的精神、勇氣，祇要他們振作起來，他們的船隻和用具，將牠來比現在，汽船是够不上，將牠去比古人的獨木舟，總勝過幾十倍呢！獨木舟尙能航海，祇要他們去幹，新的漁場發現，是意想中應有的事情；奈何他們雖有一種冒險的精神，沒有那種冒險的理智。同時他們航海術和駕駛術，不大研究。至於航海地圖，經緯的度數，他們就茫然不知所謂。拿黃帝時代遺下來的羅盤，做他們嚮導，雖然這種舊式儀器並非無用之物，要之，時代不同，人類要跟着潮流去演進。不然，爭奪掠取就要給人佔先，自己就要落後，我國年來漁業爲什麼不能和人家爭勝，那就是他們不去講求新知識，更沒有人去指

導他們，去找新漁場。

然而我們眼睜睜看着人死而不去救嗎？我想世上決沒有這等殘惡冷酷的人，不過我們要救這待死的人，依然要這待死的人能夠覺悟，方易挽救。他們既然缺乏科學的常識，我們應當盡其所知，盡量的去指導，祇要他們能接受，他們雖不識字，我們應該幫助他們，給一張航海的地圖，而且要教他們記着經緯線的度數，還要教他們記牢那海洋的名稱，然後再去請那些水產學家，指示尋求新漁場的方向。使他們有了新漁場的對象之後，還要請政府規定一點獎勵，如有人能夠尋覺一個新漁場，給予若干獎金，如在遠洋若干水程外，尋覓一個新漁場，又給予一種特別獎。若這樣去提倡，加以多派下乘工作的人去宣講，使他守舊的思想動搖，新的理智灌入，務要使他們相信，不加以懷疑，經過多少期間鼓勵之後，我相信無論怎樣都可以收效。否則要他們自動去幹，就是等到黃河水清，聖人再世，決沒這回事。

(四) 不知改良捕魚法

在從前，沒有採用魚炮時，他們的捕魚工具是有規定的，什麼漁汛採捕什麼魚，就應該用那種網，他們是不會混亂的。自從他們鬧着經濟恐慌後，他們就因陋就簡，僅得疏密兩張網，那兩張網本來就是他的生命綫，爲什麼網都要減少呢？須知道購置一張網最低限度亦要兩三百元。如分類用網，單就網一項的價值，須要超過千元，這樣年頭，他們雖然能够生產，奈何他們是不善積蓄，叫他們那有這千元巨款去購置漁網？購置兩張已經不容易，依然東賒西借方能得着，從這些着想，他們經濟力量就不問而知了。

他們有了以上的原因，及至出海時感覺到用具不當，但迫於經濟壓迫之下，不容許他們滿意，不能不將就從事，後來有人試用魚炮，最初爲採捕池魚時才用，至於現在就不然了，不拘池魚或什麼魚，一律用魚炮去襲擊。向來黃花魚不

施用魚炮，現在連黃花魚也避免不了。他們也許有一二人知道用魚炮非計，但是爲着用具的不完備，捨了魚炮便沒有其他方法可想。

實在魚炮的價值並不見便宜，照現在的市價，每件魚炮值港幣二百四十元，每件大約四十顆，每顆值六毫。若以一年計算，用魚炮的消費，總在數十元。不過用魚炮可以零買，置網須要整款，同時用網手續較繁，每月要煮網要染網；染網的染料分兩種，有用薯莨液，有用鴨蛋青，較之魚炮要麻煩得多。但是用魚炮亦有用魚炮的危險，他們對於燒擲魚炮的人，選擇年富力強和動作敏捷的人去擔任，點着炮的引線將近爆發時，隨手擲出三十丈外，近亦有二十餘丈，每有投放魚炮的人不自經心，炮未擲出就爆炸，常常看見有些漁工殘指斷臂，疤痕滿面的人，那些就是放魚炮得來的成績，終生成了殘廢！

我雖然知道他們捕魚的方法是舊式的，究竟怎樣的舊，亦是知其言，不知其所以言。有一天特意走到香港仔對海的鴨脷洲去，找着個有經驗和有資產的漁民

談話。由他告訴我的話。不妨追錄於下：

他們的船，是因地方和習慣去定名稱：陽江電白的大隻漁船。有叫牠做「西拖」，又有叫「七傍」，汕尾船有叫他做「橫拖」，所謂「西拖」「橫拖」是在航行時技能上分別的。「西拖」航行時，將前後的鐵錨絞在船面，「橫拖」則不然。「橫拖」航行時，將前後鐵錨垂下，是以「西拖」航行直拖，「橫拖」航行是橫行。

講到捕魚的技能，大約天下烏鴉一樣黑，沒有什麼兩樣，他們的「大拖」，要兩隻船接聯着下網，他們採捕的深度不過六十尋而已，如再深下時，牠的纜索是辦不到，起網時更感困難。下網一次，在規定時間，朝下晚起，不論有魚沒魚，都要起網。下網後，所有的漁工坐着去「太魚」（即釣魚），那是大拖網船的捕魚，從幾百年遺傳下來的的方法。

比拖船稍次的船有叫「釣艇」，又叫「雙桅仔」，他們的捕魚方法又是兩

樣：他們用具不是網，完全是釣，所謂釣是分排計，每排網有九十口釣。釣餌用小魚，大船上是母船，要用舢舨去放釣和收釣。他們叫舢舨叫「皮」，是以有「雙皮」「三皮」「四皮」的分別，「雙皮」即兩隻舢舨，每隻舢舨用三個人，一人搖着船，一人去扯起那釣，一人去除魚，他們下網的深度，在八十尋水下，所釣的都是水底下的魚。大約每排釣的成績，有五十餘條魚就算是最高，普通都在二十條上下，間有一魚亦沒有。他們每逢三四月間，那些魚就不食餌，因魚將近產卵，是以三四月就是他們的「淡月」的時候。他們就在那時修理漁船漁網和補充釣網等物。

又有一種叫「綰仔」，他的捕魚方法：用兩隻舢舨去投網，起網時，仍須兩隻舢舨同時動作，將網放下水成半月形，到起網時，將網收縮到兩艇湊近，將網扯起，有時下網至起網須十數分鐘，成績好時二三十斤，有時一無所得。無論如何，處在一個科學昌明的世界，依靠傳統的方法，不知變法改良，又怎能跟別人

爭論長短呢？以我所見他們除用魚炮採捕外，其他的各種捕魚方法，無非陳陳相因的老方法。

（五）不知保存魚種

我不是漁業專家，亦不是水產學校的學生，對於保存魚種這個問題，實在說不出來，不過他們怎樣損壞魚種，到還可以談談。

第一係用魚炮，第二係用密網。在漁汛的時候，沿香港海岸綫的長度，東自港外的大鵬灣，至油尾的外海，西自長洲至九洲外伶汀洋，雖有廣大的漁場，因各方的漁船都雲集到這些地方捕採，在「旺月」時候，分泊各灣頭的大小漁船，總有數千，在這數千的漁船，同在這些漁場去捕採，不能說不是求過於供了。

在那麼一個情況之下，海裏的魚生產雖然很蕃殖，惟魚的發育，未能夠跟人的理想那麼快，馬上長大起來。他們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出漁時，總要有利

市，就不管將來怎麼樣。凡施用漁炮的以「罾仔」為最多，他們出漁時，發見了魚，馬上放用魚炮去轟炸。遇着魚來得多，他們連續施放兩三個亦不等，他們投擲魚炮，最好在沉水丈餘深，最為有效，水下爆炸，所有的魚類都給炸暈，或立時肚穿腸流，然後用網去圍着。總之，他們的漁獲如果豐收，恐怕魚類要絕種了。人家說「一網打盡」，他們是一炮轟盡！他們知識薄弱，自己摧殘自己生路的一個原因。

但是要他們去保存這個魚種，簡單地講，祇要他們不去施用那漁炮就夠了。但是不知要用什麼方法能夠使他們自動放棄，有人說請港政府禁賣不是可以嗎？哼！話是不錯，賣漁炮的人，並非港政府准他們賣的，那是違禁品呀！出賣的都是香港的有力者，雖然內地亦有拿着公文前來購買的。港例對於購買這些軍用品，是限制很嚴的。一經給買之後，不得過二十四小時，就要離港，誰知一方面離港，一方面又入境。若果想禁賣和禁買，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惟有這一法，

或者可收點效，由政府責令鹹魚行，聯合起來，通知內地的各買客，凡對於用漁炮捕來的魚，不給他們交易，要是這樣，可以阻止得來。否則還有什麼方法，能制止他們呢？那麼用魚炮的魚，和不是用漁炮的魚，有什麼識別呢？大凡用漁炮得來的魚，爆腹，紅腮，凸眼，味帶微澀，經過這消極的制裁，或者能促成他們的覺悟。否則用口頭上去勸止，除非找「生公」向他們去說法，才能使頑石點頭啊！

況且他們之所以採用漁炮，就是為求漁獲的豐富，倘若不給他們銷售，拿他們的矛，攻他們的盾，一來為他們着想，代他們去保存魚種；二來他們將來漁獲豐收，就是魚行營業，亦可增加。所以關於漁民一切改進事宜，非得外人為他們援助而不可。我們的政府，既不暇為這百萬漁民去指導，在港政府更不屑為這殖民地上的七萬寄生蟲，去改良生產。那末，由他們自己去毀滅嗎？不！我們惟有希望魚行能接受我們這消極制裁辦法，初步警告，再次仍發現這爆腹凸眼紅腮的

漁獲，一概抵制，表面雖為他們存保魚種的苦心，實則上關係本身利益的一個大問題。佛說利他方是利己，救物始是救人，魚類能保存，漁業復興，方有希望！

（六）不知採用新航術

處在一個科學萬能的時代，蒸汽機盛行的當中，他們一切的作為，仍然是十八世紀式的。因為他們不喜歡去求新知，唯一的技能，就靠祖宗歷代遺傳下來的，他們到現在沒有變更，論到這點保守性，可真是肖子肖孫，難得之至。不過在時代上去說，他們已經是落伍，實際上已不適用了。

講到航海的技能，他們並不是個弱者，如從前廣東的「拖船」，福建的「釣船」，浙江的「流網」，這三種遠洋漁船而論，他們出航的航綫，很是驚人：可以遠至暹羅，安南，馬來，臺灣，琉球，澎湖，長崎等處，都是我國漁船採捕的淵藪。臺灣，南洋，朝鮮，那是「拖船」的目的漁場；松花江，黑龍江，和朝

鮮，是「流網」專有的場合。他們的精神和勇敢，沒有人不佩服的。大約三十年前，記者在兒童時，在陳村的魚行，還見過此類遠洋漁船，並且還記憶魚行中有兩句唱着：「洋船埋頭；豬仔落鬪」的歌謠。（這兩句歌的意義是說：這遠洋船每年回來一次，回來那天，定然滿載而歸，食魚行飯的夥伴，自然出息豐厚，就好像牧豬的人家，盼望母豬快生下小豬的意思），可想當時遠洋船並非沒用，航海技術並非不精。

至於近二十年來，此類遠洋漁船漸漸消滅，因為他們終欠科學常識，對於天文氣候，多未研究。又因國家積弱過甚，從前的大號遠洋漁船，多被颶風傷害完了，是以近十多年前，才給外人侵入我國漁場，漁民們一因無團結，二因國家不去注意，他們亦沒自衛能力，所以全國的漁業，就那麼一蹶不振了。

在數年前，漁民之中曾經有人借資改造兩隻機器漁船，僱用司機器人員來駕駛，航海出漁時，奈何那些司機人員，不習慣此種風浪，隨後改用小火輪的駕駛

人員，結果仍舊不能，經過一再的失敗，他們就灰心了。經過這個失敗而就灰心，可見他們簡直是個沒意志的人。他們並沒有想到，僱用的人員不慣風浪，若在淡月時，可以挑選漁民中的優秀子弟，請人來指導和訓練，多者半年，如靈敏的人有三幾個月就可以司機，他們的航術不是有了改變的機會嗎？那裏知道他們真正風浪到能捱得過，一點打擊就灰心，那又如何叫他們再去採用新航術呢？

話又說回來了。他們既沒有真實資本做後盾，他們倡辦一件事，是失敗不得，倘若失敗了，破產都還是不能了。他們何嘗不想請人來教授技能，不過一停頓，債主是不容情的。因為這關係，所以那興辦新式機器漁船，就為這原因，做了呱呱落地的累世鬼。後來那兩隻機動新式漁船，給人拍賣，現在那兩隻船依然存在，不過他現在不做漁船，變了載貨船。

若論起兩只大號機器的「拖船」，造價每隻照現在價值，須要一萬四千多元，那還是單以船身來講，若果一樣樣計算下去，全船所有用件配齊，能夠出

漁，還有好幾千元，方能成功，三張草蓆哩，連竹，繩，籐，最低限度要二百八十元，每張網又須三百五十元，「大拖」最少亦有四張，鐵錨六七錠，最重的六百斤。最輕的，亦二百斤，每隻「拖船」完成的價值，統計不下兩萬元，兩隻計總在三萬九千餘元。如果再加上兩副油渣「馬達」大約五千餘元，在那些富有的「西拖幫」，並非不可以舉辦，奈何他們有鑑於以前的失敗，他們就不敢去嘗試了。

這點關於他們知識低能，沒有革新的觀念，徒知守舊，不願更新。如果他們「西拖幫」合資興辦，改作公司組織，在他們造船的時候，就挑選那聰明的子弟先行訓練，等到訓練成熟，那船亦要完成落水了。雖然修理機器等工作，不是短時間所能畢業，在最初時候免不了僱用一二機器工匠在船上，備那不時之需，如此辦理，相信易舉亦易行。

總之他們的漁業改良，和一切的革新事業，沒有人去為他們領導，要靠他們

的自動變法圖強，恐怕再等一個世紀後，除非出個統治漁民的偉人，否則是不會希望的。

(七) 不究天文單靠迷信

天文是世界上的專門學，有從事畢生者，亦不能盡知那宇宙的神秘。雖然風雨寒暑，成了季節的定例，宇宙整天的動着，人們不知道罷了。我沒有學過天文，不敢多說外行話，以致貽笑大方！

將漁民方面來說罷！他們對於天文當然是沒有研究，航海的人，不研究天文，不是等於「盲人騎瞎馬」，危險到萬分嗎？雖然他們第一件不識字，第二件知識又低能，有什麼方法叫他們研究天文呢？

但是他們有時亦知風雨的先期，雖然他們不研究天文，有時亦知風雨的將到，這是他們從經驗上得來的認識。此種認識，亦無非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他們的天文學，是有傳統的價值存在，不過他們沒有用科學的方法去追求，又沒筆記做記錄的參考，得諸祖若父的口傳，他日他又傳諸子若孫，這是不變的方式。

講到他們的天文，亦是神祕式的迷信，他們觀測氣候，因季節來下定義，假如春季吹什麼風，就天晴，吹的什麼風，就下雨；雲在怎樣變幻，無風雨，在怎樣厚薄要轉寒或轉熱，如海水發熱定有暴風。這些分析，總算是傳統的秘訣，亦有點科學成份在裏頭，可惜他們知道的那麼少，沒有發展的希望。等到他們知道了日內有大風時，他們就去檢查黃曆的天干地支，推算那風來的日期，和風來的鬼是年紀老或年紀少，抑或是壯年鬼。如果查定是老年鬼，他們決定吹來的風力，不至為災，倘若查過是壯年鬼，大家就要準備了，因為壯年鬼的力量太蠻橫，能致災害。間或在他們預測的事，亦有準確的時候，有時毫不應驗，關於此種技能，祇好說是「以蠡測天」，不可以為訓罷了。

當然，高深的天文學，不是那麼簡單，就算識天文，在科學未發達的時代，亦無非根據古人的經驗，記錄下來，後世的人，一步一步的去探討，得來的結果，彙輯成書，後人跟着又發明好些測驗氣候的儀器，用這些儀器去測驗氣溫高低，風力強弱，雨量多少，雲的厚薄，人家的天文學測驗風就有驗風表，測驗雨就有雨量計，冷熱就有寒暑表，不說乾濕昇沈，雪雹雷霧都有真實憑證，可以告訴人家。就是一顆星都有一顆星的識別，指示給人，知道，並不像他們那樣的神祕，祕而不宣呢？

然而他們飄浮海面上，對於這天文都沒有正確的認識，所以每年覆沒的漁船的原因，就因為他們過於自信觀測氣候，最準確沒有，所以遇着那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就急急的兼航，或在半途風雨驟然而至，他們那時在狂風駭浪威力之下，奮鬪掙扎。每每於山邊觸礁，而遭船沉人歿，一年裏頭，這種損失很是不少。

如果他們在這種過程中，還不快快做那「亡羊補牢」的工作，這種不幸的

事，不知道要弄到甚麼田地呵！爲他們今後安全着想，對於測量儀器要好好的請人來指示。再加上他們原有的經驗去做根基，拿這些儀器和原有的經驗，做個兩相印證，或者拿事實去證明他們迷信的靠不住，使他們相信科學萬能，勝過查曆書，算風鬼老壯的無稽。

總結，他們失敗的原因，沒有受到教育的啓發，是以知識太過低能，政府亦沒有將這些無知漁民，好好的指導和管理。他們亦不自振作，往來無非故有的漁場。不能另尋新途徑，只知墨守陳法，捕魚的工具，亦不知改良，更喜施用魚炮，摧殘魚類，自絕生產，航術落伍，航海遲緩，不能對外競爭，天文方面已如上言，以上所敘，已經足以造成不振的原因。

(乙) 近因

(八) 日漁侵入

中國的領海，老早給外人蹂躪佔領，蠶食完了。因為政府這幾年來專注意肅清內亂，然後再去謀對外。政府裏的大人先生，那裏理會得到這些渺少的事！所以日本仔的侵漁，一日多一日，我們的漁民生產，一天少一天了！由這些焦點上說，可見人家的國家怎樣，自己的國家又怎樣；人家的漁業怎樣，自己的漁業又怎樣。為什麼人家能來侵入？我們為什麼不能侵入人家？自己不去反省，祇去怨怪別人，所以人先自侮，然後人侮之。說句天公地道的話，人家不侵我們的漁，難道我們夠得上去侵人家的漁嗎？

人家來侵佔漁場，政府派着軍艦去保護，所以人家來侵我們的漁場時，誰人發見了，祇有默不作聲，難道敢放個響亮的屁不成？天天在怪人侵漁，自己不敢去抵抗，祇聽見坐着去嚷，不能立着去做，這是有甚用！好比基督教徒對着將死的人去祈禱，不見得上帝立刻將這死人活轉過來，就使要救這臨死的人總得去設法請個良醫，用藥去補救，不是捶胸頓足，弱者的表示能夠達到目的的。

那麼有什麼方法使人家不來侵我們的漁場呢？這點就要漁民自動起來，向政府去請願，向那侵魚的政府去交涉。過去不久的事情，恐怕日子久了，各人會忘記，今年（二十三年）春間，日本的漁船侵入海參威的漁場，俄國政府向他國政府多麼的嚴重抗議呀！幾乎惹起絕大的風波，可見人家的國家怎樣的重視這漁業的事宜呢？

人民有事當然要政府做後盾，人民有事不向政府去投訴，政府亦許不知道的時候，人民投訴政府不受理時，人民惟有自己聯合起來去拚命罷！如果能夠去拚命，然後方能有出路與生存。倘若自己不能去拚命，往後的希望便沒有了。

究竟要怎樣才能拚命呢？要看他們整個的漁民集團是怎樣方能下斷語。現在唯一的阻止侵佔者的有效辦法，最好凡是漁場都有軍艦停在附近，我相信政府的軍艦，沒有這樣容易為幾個「蛋家佬」出力，不！不是「蛋家」是漁民，漁民也罷，甚麼都好，祇要政府的軍艦能夠來保護，邀准不邀准，政府自有權衡，如果

不能時，那末祇好自己打主意了。第一步要團結起來，第二步要補充實力，最低限度都要有自衛的能力。漁民本身有的是頭顱肉血，祇要能夠去犧牲，人對人的問題，爲爭生存，世界還未到陸沉，「公理」二字，恐怕人類不至完全忘掉。如果在他們發見了有人侵入自己生命源泉裏來，就應該給來者一個抵抗和拚命。在那慣於侵略漁場的人，冷不及防，定然會焦頭爛額的跑掉，等到他要怎樣時，政府到了那樣關鍵，不得不爲漁民出頭，我相信要有效阻止侵略的話，完全還在漁民的本身上面來推動，仍須盼望政府爲漁民撐腰！

（九）市場競爭

東方的廣大市場，除了中國，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來。但是中國的現代的市場，簡直不是中國獨有的市場。所以世界各國，都要來爭這個市場。同時我們的近鄰日本，當然較諸任何人來得迅速，硬的侵略，拿着軍隊大礮飛機炸彈，破壞

交通的坦克車；而軟的侵略呢，就是經濟的侵略了。

我國幾年來，農村破產，經濟的崩潰，不特影響我們中國，簡直影響到全世界，世界的資本國家，亦在沒落的一個時期，東方的市場，正如秋風裏的梧桐葉一般的凋零，有什麼人去拾取呢？從前在農村收穫後，年月好的話，無論怎麼總會走到都市去，添置些什物，最低限度都得上十元二十元的。在最近幾年呢，年月不好，就算有收穫，老實說，得來的利益，不夠繳租和納稅，縱使豐收，物價低賤；若荒年尤甚。爲着這緣故，各人的經濟狀況，就那末緊張起來，吃飯的問題，能夠解決，已經幸事，那裏還顧得及其他？

是以中國的市場，整個的動搖了。同時我們受着「九一八」這個教訓，跟着又來個「一二八」大毀壞。這種新的刺激，國人對於這仇貨銷量雖是減少了，其他的貨物尚可躉存，但是對於這些鹹鮮，雖有冷藏，究竟不比別樣貨物容易處理。所以不能不跌價傾銷，傾銷政策成功，我們的漁民就受了莫大的打擊了！

在兩年前，農村鬧着破產的波浪傳到漁村，漁村破產，連及到漁業，漁業凋蔽，就連帶影響到魚商。魚商受到漁民遭遇這不幸，魚商的經濟，尤其恐慌。魚商和漁民是有連鎖性的，魚商不投資，（放債）漁民的經濟失去週轉，週轉不過來，魚商營業要銳減，對於漁民借債更緊縮了。「牽一髮，動全身」，成了整個漁業經濟的問題了。同時日魚又充斥市場，他們採捕得來的產物，不得不減價以求銷售，有時所得物價，不能抵償成本。兼之，有些國人，不顧利害，拿日魚的價格，故意壓倒本地的魚價，這樣一來，就給我國漁民一個致命傷。

（十）奸商壟斷

中國人是善忘，而兼有君子之風，「不念舊惡」的美德。若果拿佛家的立場去說，不記恩仇，方算六根清淨。我們不要說過去久遠的國恥，「九一八」之後，連接「一二八」，國人的印象還沒有完全消滅罷！

然而，善忘的中國人，對於這國恥國仇，沒有深刻的認識，是以上海開北方面，礮火轟天地響着，我們的同胞正給他屠殺的時候，還有人替他做間諜，做漢奸，真正「一樣米吃百樣人」！宋高宗時代，不是有個岳飛，又有個秦檜嗎？有了忠方見得那個奸。如果都是好人，世界不會變亂了！我說句良心話，「奸商」這個名詞，似乎不成立，但是拿事實去證明，簡直改稱是「商賊」方妥。

單就漁業來說罷！我們並不是沒出產，爲什麼有些人，甘心冒這大不違呢？商人重利，這是天經地義，不得說他不對，不過要看他利的來源，應取與不應取，我們要有個分別。商人拿本去博利，等於娶妻望生子，是很應該的事。不過要考慮這種利源動機，爲什麼日魚要賤價賣出呢？凡是我們從事漁業的人，不能不去調查調查。

日魚的賤價，是不是因爲生產過剩而賤價賣出呢？這點雖不是完全的因素，要之，亦有多少成分含在裏頭。須知日魚並非來自日本，那些魚本是出自我們的

領海，我們的漁場自被侵入後，我們的漁民正在呼天搶地，哭訴無門的時候，那日本漁船正在滿載入港，賤價傾銷的時候。如果我們港地魚商，堅築壁壘，不使日漁侵入，擾亂自己的陣容，致令敵人無所施其技。日本魚無論如何低賤，給他一個不容納，經一次，兩次，三次，至三十次，三百次，亦不之理，日本漁業雖由政府維持，但是長期虧蝕，亦得要知難而退的。

奈何港地的魚商，不但不如此去應付，反爭先恐後，競買仇貨，自己的戰線就動搖。更有一種「虎倭」，利他們價賤，替他們推銷，甚至設立漁業公司，過他「買辦癮」。過去不久灣仔的漁業公司，何嘗不是那漢奸商賊的大本營呢？從這些地方，不是可以證實國人的善忘，更可以證實這些是商賊，不祇是漢奸了！

日本魚運銷香港的種類及價格如下表：

魚類名	稱暢銷時期	每擔魚價(元)	備
淡銀魚	三月——八月	二五——四〇	考

紅魚片	加黃澤	沙文魚	黑皮桂肉	有頭白皮桂肉	白皮桂肉	淡柴魚	淡志加魚	生公魚干	熟白公魚干	鱸仔魚干	淡天花士
	十月——次年三月	九月——次年二月	三月——八月	三月——八月	三月——八月	三月——八月	三月——八月	三月——八月	三月——八月	三月——八月	三月——八月
八——二二	三——七	四——一〇	八——一五	八——一五	一二——二〇	八——二〇	一二——三〇	一〇——二〇	七——一二	八——一五	八——一五
<p>此種魚類多銷江門陳村前者每年四十萬斤近來直寄陳村為多</p>											

日魚所以要賤價去傾銷，這是人家的一種政策，日人深知我國人見利忘義的

弱點，和中國漁業的幼稚，跟着漁民的經濟亦沒保障，除了魚商的背景之外，找不出第二個靠山。他們的漁船侵入我國漁場，銷行有在我境內，不須厚利，只要收入稍微，就不虧蝕。而且他們動作敏捷，他們的漁船出漁五次，我們的漁船最快的亦不過兩次，他快我慢；再將物價低跌，我們的漁民有什麼力量和他競銷呢？所以我們的漁民經濟，禁不起長期的打擊，照這種情勢去觀察，唉！漁民的生機，恐怕就有斷絕的一天；就不致立刻死亡，好比肺癆症的第三期，等死罷了。

最近那些商賊推銷日魚，成爲公開的祕密了，因爲從前的日本鹹魚，和本土鹹魚，內行者一望而知，是很容易鑑別的。現在的日本鹹魚又是兩樣了。過去的日本魚不是在我們南中國去捕採的漁獲，在最近不久以前，被他侵入後，其他的市場沒他的足跡，惟有香港的市場，纔給他們入寇。現在日魚的醃製和色澤刀法，無一不是相同，就是內行人去鑑別，亦不能指證那是日魚那是土產了。因此

那些賊商，不顧我國的漁民，馬上要斷送在他們的手裏，大量的日魚冒充土魚，輸運入內地，連精明的海關檢驗的人員，亦受了蒙蔽，分不出洋魚或土魚。雖然由香港入口都一律以洋魚徵收稅率，那些商賊又利用土魚沒稅，故用木船輸運入內地，公然走私起來。在冷眼旁觀的人，明知道洋魚當作土魚，避免稅收，物價還可以低減，漁業的前途，就是這樣的斷送了。總之漁民的危機四伏，自己不起來奮鬥，加之漁商亦不去維持，這樣就彼此都不能找出一條較好的新出路了。

（十一）時局不景氣

世界不景氣，不單獨是中國，不過中國的不景氣是雙重的不景氣：中國統治下的人民，這些年可說沒有安居樂業的時候，不是遭天災，就是遇人禍，天災固然沒有辦法避免，本來人禍可以消除，奈何執住統治權的大人先生們，並非是不「愛民若赤」的，不過有此心，沒此力，一時辦不到罷了！

是以那些漁民，還在夢裏做人，還在計算着怎樣建醮酬神，怎麼籌備到時招待親友，無謂的耗費，不知道蠲除。講起來，更是好笑，拜神求福，如果有神的話，那廟裏的司祝，不是個個都做了銀行大班嗎？爲什麼還要靠多人去拜神，然後纔有飯吃呀？

講到中國的時局，不是給人家侵略了影響到人民的生計，再不是自己打自己，牽動到人民流離失所。給外人侵略入來的影響，如「一二八」的上海，除了漢奸國賊外，無論什麼人不會抱怨的。那次的事件固爲不幸，然爲國家存亡的問題，這損失是值得的，及後聞着十九路軍退却的消息，大家都好似失了靈魂的一般。但是再不幸的，就是自己殺自己，那真不值得。

有了這些險惡的時局，人民失業激增起來，是以百行事業一樣的凋蔽，漁業當然不會例外，自然一樣的衰落。大約那些商賊亦是時代的產物，亦是人類中應有這種害羣的人獸，採用自殺的政策，拿着東洋匕首，刺着自己人的心窩。這商

賊原不可恕，對於國家種族的觀念，毫無感覺，所以纔會做到這步工作。究其動機，亦因感受不景氣時局的影響，在個人立場上去着想，不能太過冷苛的批評，商人祇要有利可圖，不管什麼愛國救亡，更不管什麼民族存亡，爲着這一來，漁民的事業又怎能保守得住呢？

而且，年來海盜出沒漁場附近的各灣頭，同時政局不時的發生變化，運銷內地的貨物，不能依時運到，致使市價低落，這種損失更多。還有關稅加徵，有時稅額超出物價之上；再加上日魚的傾銷，種種無一不是漁民的致命傷。令到魚商焦頭爛額，弄到漁民體無完膚，這種情形，若要總結起來，雖說時局不景氣，我站在客觀上說句，亦是人謀的不臧啊！

第四章 最近狀況

漁業在衰落時期，經濟又在極度恐慌之下，是以最近的漁業狀況，好似殘陽映射柳梢上，看着很美麗，奈何這美麗，馬上要幻滅了。

但是，幻滅了，我們任他們去幻滅嗎？抑或用人力從黑暗去找光明嗎？大凡要成立一種事業，沒有不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得來的，更相信沒有人活潑地甘願待死，如果有的話，要是人性的反常，再不然，染着不可藥救的死症。就是死症，亦要先盡人事，然後去聽自然呀！

須知道，世間所有的事業，都是人類去創造去發明，當發明之初，所有的細胞是很脆弱的，經過些時，自然會轉強健，這是生理一定的過程。若以漁業的狀況論，現在可以說染着將死的病症，如果有人指出他們病症的所在，就該去改

革，成爲一個老成練達的人，就是得着將死的症候嗎？還有一線生機在內，並非絕對不可挽救，自己不去設法挽救，等人來救，你自己亦須呻吟着救命的呼聲，人們纔知道你的痛苦呀！

講到改革挽救的問題，要他們本身去奮鬥，自己不努力，由旁人說長話短，是沒用的。不如趁這生機未斷，亟謀補救，還來得及。如果等到入了棺材，要從墳墓裏剜回來，這就難了。總之漁業最近的狀況，大約是這樣，好比失了保障一個極幼稚的兒童，需要人去扶植提攜，方能長大，又好比一個風燭殘年一身症疾的老人，若不設法阻止風吹，不去用藥調治病體，那燭光不久被風吹滅，那症候亦不會痊愈，事實告訴我們，不會錯的。留心漁業的人們，有何善法，能夠給漁民一顆回生之丹呢？

（甲）破產的漁民經濟

(一) 無力還債

漁民的生產，取自天然，天然的生產，本是個無盡藏，漁民祇要去勞動，雖是生活清苦，總算安定的。在近年來變常了，海裏的生產不會減少，何以見着各處漁民，問他漁業的近狀，沒有人不是皺着眉頭，唉聲嘆氣的相告，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究其重要的因素，受了農村破產的影響。他們得來的漁獲，大部份銷售到農村去，往昔年頭，在兩季收穫時期，鹹魚是農村唯一的食品，肉類可沒有，鹹魚是不可無，魚市場銷，物價亦能平穩，他們的經濟就是牽蘿補屋，亦能够維持下來，不至崩潰。

最近這兩年來漁獲少，魚價賤，漁工工價加重，漁具添置奇昂，這些都是漁民的致命傷。況且漁民的知識低能，不知經濟的積儲，向來習慣惡劣，不知改

良，一旦受不景氣的影響，漁民經濟的破產，不是偶然，真是一件必然的事。

同時氣候無定，阻礙出漁，所謂停手就要停口，然而，手可停，口不能停；人類生存要食的，沒得食時，設法去借，凡放債給漁民的利息之高，足以驚人。他們借債分有無資產和有無信用的，有資產有信用亦得四分至五分，倘信用不敷的漁民，利息高至七分至八分，如果所得漁獲豐收，倒還可以還舊借新，藉以週轉，不幸適得其反，舊債不能還，新債沒處借，臨了給債主逼迫着，他們最後解救，祇有賣船，賣了船，仍然還不了債，漁民弄到賣漁船，不但破產，簡直斬殺他們的生命一般。

所以各處灣頭，常見一種漁船船尾上，豎有竹製的十字形，這是他們賣船的符號，亦是他們習慣的識別。因漁民的經濟，向來沒保障的，自身的經濟沒力量，可以說整個漁民被經濟支配着，一旦根本動搖，又豈止漁民無力還債，漁民破產了，同時直接間接牽動到幾多行業，都要破產啊！

(二) 無力造船及修理

人力雖能生產，單靠人力去生產，是很微末的，如果沒有生產的工具，何從生產呢？尤其是從事漁業，工具缺一而不能，漁民第一是船，船的大小不等；漁民有了漁船，等於我們農人有了田地，這是同一的因素。

處於經濟破產的當中，不要說新去建造一對「大拖船」，要二萬多元，不容易舉辦；就是最小的「縉仔船」，亦須得數百元的代價，這單就造船的價值，其餘的用具還多着呢！一隻小縉仔漁船，都要一千或八百。而且造船的慣例，是不能避免的，在新船動工時，又須給若干封包，每一種工程，開始亦如是，自開工至完工，到落水那天，就封包的耗費，也須百多元了。所以各處的灣頭，漁船只有減少沒有加多。

船的修理，乃是一件必須的事，大約修理時間，在漁汛之後，修理的費用雖

不大，惟補充漁器所用的真不少呢！我曾親向一隻「雙桅仔」的船和船主談過話：據說他們的「釣船」，單就釣網的損失，每年總在六百餘元，每一排釣網要用漁釣九十口，連着一切的費用，每排大約要七毛五仙，最低限度，每年損失四百五十排。再加上繕網，要繕網足用的話，每年又要五百餘元，纜、索、哩，每年亦要更換或補充，布哩每架總在百餘元，不說其他的銷費，祇他們每天須染網一次，染料全要鴨蛋青，鴨蛋青數量每天消費約在二十元。而一年的時間，沒有幾個月是「旺月」，到了六七月已是「淡月」了。等到旺月時，八九月的氣候多颶風，就是當令的漁汛，亦不能出漁，此等損失，是沒處取償的。在往昔的年頭，魚獲豐收，終年到晚，亦有一千八百利息可得，最近兩年，不特無利可圖，年結下來，還要虧蝕，欠人的債項，又要清還，即不能如數付清，最低限度，亦要還一半，魚欄的「欄信」又緊縮，如向私人借，或借「樓上銀」的利息，動輒七八分，同時市價起伏無常，賤價時多，價昂時少，價昂漁獲少，賤價漁獲多，所以

不說去造船，無此力量，就是要好好的修理或補充，都大費週折。他們說起來，真是不勝苦痛呢。

他們處在這經濟低壓之下，有甚麼方法使他能够支持不倒呢？如果沒新的出路，去維持他們，漁業的發展是沒有希望的。漁民的本身亦不能生存，所謂「皮之不存，毛又焉屬」。若要望漁業有發展的話，先要鞏固漁業的基本，漁業基本，就是些漁民。

（三）無資僱工人及添置漁具

各行事業都有一定的習慣，而各行的事業習慣雖不同，勞資方面的利益，向不均等，大約資方站着優越地位，工方一定站在被剝削的地位，惟有漁業的工人和其他的工人是兩樣的。

漁業工人僱工是論季，不論月，亦不論年。因為他們要因漁汛而定，在某一

個月的時期，應採捕那一種魚，須用那一種漁工，劃成很清楚的界線，因為漁業工人沒有全才的，所以僱工的不論年就爲此。工資以月作單位，今就以「西拖」舉個例罷！博賀「抄扒」來說，早季（正月至七月）僱一工人六塊錢一月，晚季（七月至十二月底）七塊錢一月，表面上看工人工資甚微小，但他們的工資上期先得，和另外的加「一五」花紅，六個月工作的酬勞，在中國生產落後國家的工人工價，比諸一切出賣血汗者，總算不錯了。他們講工先要講上期，何謂上期呢？倘被僱的工人說妥之後，假如一百元上期，就要先交一百元，被僱人方來上工，如不能先交出上期，決沒有人跟他工作。這漁業工人的情形。還有工人在出海時，在早晚兩次起網下網工作外，工人可以放釣，所釣的魚爲各個工人所得，與東家無關，我在前文已講過，不再重述了。若以一百元的上期，和「一五」的花利，再加上釣來的魚，統計一下，自釣的魚賣出，和花利兩起，總在七八十塊錢，六個月期，大約總有三十元一月的工值了，真不算菲薄罷！

雖然這個不能代表他們整個漁業工人所得都如此，要之出入亦有限了。在閩坡的工值，三元至四元一月，如果航海拖魚時，六十尋水外得來漁獲，要加工友們一個「一九五」，即賣一百塊錢，工人應得一元九毛五分，如在淺水得的漁穫。只「一九」。博賀六十尋水亦祇「一九」而已。淺水的漁獲，花利沒有，但工價比諸別處高出一塊錢。廣海工價依技能高下而定多少。北海工價大約七元至八元一個月，亦以技能為標準。其他的各地漁業工人，先收上期，成為普遍化了。除那家人父子的漁船，無須僱工人外，其餘的，高低所差有限。

試問年來漁村簡直破了產，漁業又那麼的不景氣，所有的大拖船，能夠不虧蝕，已經僥倖，縱有微利所得，不過十之二三而已。到了解僱季節，就得有筆現款交上期，最高的二百，最低的亦四五十元，以西拖每船上僱用工人，至少四五名，間有七八名，平均每人百元的上期，兩隻船合計，無論如何亦得有千元方能僱用工人。不然，誰來上船工作，非陸上工人隨時隨地皆能得着工人待僱者，因

他們工人不愁沒僱主，也就養成工人壓迫東主的惡習慣。

這是單說僱用工人的情形，就算僱用工人這個問題解決了，其餘的生產工具，第一就是網，大約拖船所用荷包式的網，每張三四百元，每對船總得三四張，每年亦須添置或修補，總得一千八百元。還有那些關於一切不可或缺的用品，其餘不能缺少的事事物物多着咧。雖然他們的習慣，張家店可以賒纜索，李家店也可以賒纜網，東湊西拼，總可以完成他們的希望。在五年之前，本不成重大問題，不過最近這兩年，漁汛失收，市面銀根短絀，放債者不容易借出，借債無處可通融，前欠未清，新欠不易再欠，如借「樓上銀」，他的利息高至七、八分，明知飲鴆止渴，不敢去嘗試，有時亦沒法，迫着不得不向着這條路走，去找尋他自己的生命，這樣的高利債，無異挖肉補瘡的自殺政策。

唉！這就是漁民整個崩潰的縮影，如果一一舉出個例來，未免太過煩瑣了。至於漁業頹廢，漁民經濟破產，無論大小漁船，無論各地漁村，都鬧着極大的恐

慌！聞有一二富有資產的漁民，亦不知道變法圖強。還在死命保守祖宗的陳法。而且侵漁日多，市場受了極大的影響，國人愛國心又復薄弱，倘不覺悟，再過數年後，我國的漁民生計，恐怕連現在一個狀況亦不能保持了。

(乙) 魚法之不當

(四) 捕魚時期甚短

一年中的漁汛，是有定期，大致從四五月起，至八月後方交入「旺月」時期，再至明年三月轉入「淡月」時候了。那時隨海漂流，去尋鯧魚，所以他們定下一個慣例，凡先發見海中鯧魚的人，是給他們特別利權，所得的漁獲，每擔四毛再加「一九」花利，因為那些鯧魚分黑白兩種，魚是一樣，色是分開，黑鯧游於水上層，白鯧沉在水底，魚性的愛惡亦與人一般，這是他們拖風。大約旺淡月無甚分別處，聞「西拖」的船主告訴我：凡屬陽江、電白、博賀、沙扒、開坡、

北海、北江的漁汛是一樣。其他的漁船，種類不同，那就非要向各種漁船去調查而不可了。

釣艇，牠的淡月在六七月，牠們的規模比拖船稍小，有種稱「三皮」「四皮」比拖船還要大呵！因為一隻大船載着三皮舢舨，即六隻，四皮即八隻，向那四十尋水的深度採捕，每組用舢舨兩隻，全部放釣，其法先放釣，旋放釣絲，幹繩、浮筒等，下放沈石，其行動要一致的。及收釣時，他們每隻舢舨三人，每人任一種工作，前文經已說過，可不再說了。大約他們的旺月淡月，都是一樣的。不過捕魚的方法不同罷了。

其餘的縉仔船，這些縉仔，專喜歡用漁罟去轟炸魚類的漁船，此類縉仔都在淺水的海岸線邊捕採，或距離較遠的灣頭方敢施用漁罟，他們施用漁罟，亦有他們的理理解，可是沒有想到摧殘魚類的害處，故年來的生產，頓覺減少。這點關於施用漁罟，是有很大的關連，大約縉仔，旺淡月亦在六七月。

我們接着他們指給的途徑去尋求，除了淡月的日期，就可以推算他們一個月裏頭能够出漁幾次。他們出漁時，拖船要看風色，和天氣清明，不分時刻兼程順流，就立即出漁，不是早就是晚，早航到達漁場當在午後。他們放網亦有一定的時間，大船是早放晚起，一日一次，釣艇則起二次，比拖船多起兩次，縵仔一夜多可採捕，起下網次數，比以上拖釣船多幾倍，不過拖船釣艇的出漁，一月裏頭，除了紫風繫水，去回的時間，沒有半個月在海捕魚。還有迎神建醮所稱禁期，不准出漁的。實在計算起來，祇有一百多天的捕魚日期。這一百多天的出漁成績好壞是沒有把握的。漁獲多，市價好，那是最好沒有。可是不幸的事往往超出理想的圈外，還不知差着多麼遠！因為近年香港的魚市，日魚侵入後，最初那班商賊利用低賤價傾銷，深恐國人不爲之推銷，所以先給點甜頭，令賊商咀嚼，等一般商賊嚐着，有了一點意味兒，好似打了嗎啡針一般不怕你不去找他，同時他的漁船或用機器或用蒸氣，往來迅速，我們的漁船走三天不及他一天，人家出

漁每次到達香港時，動輒有千多擔魚，頭市高價給日魚先佔，等我們的漁船回來，市價就跌落。現在日魚反爲過於削價不賣了，沒有好價，就存放冷藏室，可以保存六個月；我們的魚六天不售出，已經不成東西了。我們漁船出漁的成績最好，亦不過三五百擔，決沒有超過千擔的漁獲呵！

處在一個科學落後的國家，甚麼事當然不能和人去比較，拿一個現代化去印證十九世紀的陳舊物質，方能顯出科學上的偉大，不憚煩的爲他們勸告，促起他們的覺悟，使他們改善，看得見的生產，好好地跟着現代的演進。奈何他們慳吝性成，蠢復多疑，要他們個人斥資，去舉辦羣衆的公益事，是不能，勸他集資合作去舉辦，亦未得他們的同意。照這情勢審察一下，危機立見。連日江浙和全國漁業的呼籲，不斷地見諸報張，足見全國漁民都陷於瀕危待斃的時期了，俗語有句，「爛泥糊不上壁」，他們不知道死在目前，還以爲他能够與天同壽呢？唉！真可嘆！

(五) 航行遲緩

從日魚侵入香港魚市後，我國的漁業一天一天的衰落起來，港地的魚商，祇知道營業銳減，並未能追尋此所以銳減的緣故。人們祇知道受日魚侵入的影響，實在的素因，仍關於漁民固步自封，不求發展，致令侵魚日多一日，是以纔有今日的現狀。目前的漁業成了有軀殼，沒靈魂，將成了個苟延殘喘的病夫，等候死神的惠臨，立刻就要毀滅了。

我們的漁船，依照幾個世紀前一式無異，簡直沒有現代性，那些漁民亦沒有人為他們領導，因此，不能與人去抗爭。為這原因，漁業前途，能夠維持不致斷氣，是不容易了，那能夠再希望發展，和復興的一天呢？

試想日本的漁船，都是用機器的，加以人家對於捕採與駕駛等項，都有研究，並經過專門訓練出來，所以我們的漁民不能採捕的漁場，人家好似探囊取物

一般，致令一切海珍貴重產物都給人採去。我們的漁民縱有所得，不過僅得皮毛而已！同時人家得着漁獲可依時駛回或適當的醃製，到達魚市之後，先探聽那種魚的市價，價高則銷售，不然，存放冷藏間，保留着以待價。所以人家的漁業站在不敗的地位。

我們完全沒有機動的漁船，出航時何等遲緩，到了漁場，施行捕採術，放網起網等工作，不要說，亦是呆笨不堪，經過十流八流（漁民叫次數叫流）之後，漁獲有了，應即回航，遇着風好順流，航行尚可，倘若逆流或風力衰弱，如果要依時趕市，事實上有所不能。從前日魚侵入香港魚市，就有鹹鮮兩項，多半不是廣東漁場的產物，因色澤上的識別，可以看出，最近兩年，日魚侵入魚市，復侵入漁場，日人更僱國人充任傀儡，一般商賈甘心做異族的狗，所以日魚近來的市價高漲，因我們漁船未到達時，必提高市價，以便壟斷，遇着我們的漁船到達時，又將市價低跌，這種自殺手段，用來操縱，和屠殺自己人一般，我真不知此

種人是何心肝了！

以我國的漁業事宜，除了有人去領導改良，政府亦要有實力去保障，然後方有希望。如果沒有人去倡導，要等那漁民自己感覺去改良，若非宇宙轉變了，漁民的腦筋纔有清醒的一天，事實如此，並非故作這殘酷的斷語。

(丙) 營業不振

(六) 稅收的奇重

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百事正要待舉辦的時候，對於這稅收自然是很重要的。不過首當其衝的就是一般商民，實際上仍是加重在人民的身上罷了！稅收加重，本與商民沒有關係，但是稅重，物價跟着提高，人民因物價太高，對於購買上，當有絕大的影響。同時這些年來，農村的經濟破了產，已影響商業上很不少，今日再以稅收加重，除了富有資產者，購買力存在外，其他一般人，不但購買能力

消失，即平常生活，已經不易維持。若從都市上去觀察，人們的生活依然是朝魚晚肉的，倘到鄉村裏留心去攷察我們南中國的人民，雖不致如西北甘陝的淒慘，要之，這不景氣的問題，未能解決，恐有一天要吃大豆蕃薯當飯的時候呢：

單就鹹魚業來說，從前物價低廉，稅率輕微，人民生活亦安定，農村年程豐收，漁村亦漁獲豐收，所以各項事業，和現在當然不同了。早年鹹魚從香港運銷內地，向無關稅，鹹魚亦屬民食的東西，前清僅徵釐金，一擔僅八分而已，由八分逐加至一錢，直至去年改徵關平一兩三錢五分，及到了七月起，再加關稅二百公斤，要徵二元三角關金，至於每個關金，折合港幣一元八角，升省券為四元零半毫，一百斤司馬秤，由二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如有認為不滿意時，亦可以照值百抽二十繳納。自從七月一日起公佈，值百抽二十後，經鹹魚行，推派代表向海關交涉，復經海關略事變通，分作上中下三級收稅；後來鹹魚行中人，認為仍不適當，故又重向海關交涉，交涉的結果，即是現在的成績了。以現在估每百公

斤，值關金七元五毛五仙，合省毫二元四毫強，若果照此徵收，一百斤司馬，比一兩三錢伍分關平時稍高，若較初時起稅，兩個三關金，略為低過，如從根本上着想，這樣徵收，於公於私，都不甚相宜。

照拖船賣出的價值計算，每百斤總在八元左右為多數，有時低賤到四元，縵仔的貨，有時低賤到一元零亦未定，間中亦有高到十多元，至二十元一擔，此種乃是特別的市價，亦是特殊的情形，但一年當中，極少有的狀況。大約多數值八元之譜而已。若以現在稅收，核之以市價，似於營業上沒關係，對於魚業的漁民，不能不說是受影響了。這是於私的不相宜，為着這樣一來，商人瞞稅，是秘密的公開，毋庸否認的一件事。不過，在人的手段和力量如何，加徵以後，發生了瞞稅的弊病，這豈不於公不相宜的嗎？

為着物價高漲，魚價低廉，關稅加重，商人沒利可圖。雖然，得魚價抑遏下來，關稅加上，運銷入內地，還有運費等項，那亦不很便宜了。若照香港的市

價，買者又不能不如是低廉，如果物價高，再加上關稅，那還了得。照現在的情況，營業已經衰落萬分，倘再進一步，營業更不堪問問了？

若以物價低賤，和營業的衰落，一在我國農村破產，購買力弱；二是受着世界的不景氣影響，舶來品充斥於市上；加以日本運用傾銷政策，攫取中國的市場；三因我國海關，在這商業垂危待盡的時期，忽然高築壁壘，本來限制舶來品入口，有不得不如是。不過對於民食所需的東西，似不能不加以寬大。雖然，我們有利用着香港，不能不蒙着羞恥，說是中國的香港，其實香港的統治權，我們沒有過問的可能。那末香港的入口貨，不能不作外國貨看待了！爲着這原因，香港的廠商，向本國政府力爭，不能和舶來品一律看待。平心而論，在港商立場說，自然不能不爭，但他們的出品，無論如何，有很多原料都是來自外國罷了。可以肯定說一句，不算完全國貨啊！

鹹魚，可以響亮地說完全是國產，海關對於道地國產，亦一概加重徵收，所

謂關係到民食民生，亦未能得到公平待遇，所以年來營業，日趨於衰落的絕大原因了。我們須知道，這衰落的來源，要怎樣才能補救呢？這個問題，是任何一個人，亦沒有這力量，除了政府體念僑港的鹹魚商人，處在一種特殊的地位，或給予一種特別的救濟。再不然，我們爲避免入口徵稅，祇有遷入內地。無奈寄生於香港各灣的漁民，他們又怎樣處置呢？至於一般鹹魚商人，並非戀戀於香港，實因交通關係，未能得着較好的交通之前，未便捨棄此地的苦衷罷了。講到希望將來，恢復營業的繁榮，和維持現在營業的衰落，唯一的出路，在稅收能否可以減輕。

（七）關稅的特殊

世界上的國家，對於關稅是一定有的，人民因有繳稅的義務，才能供給那些行政人員的生活，人們不能說國家收入都不對，不過要曉得對這種義務，是否應

負呢？總得去考慮的。如果應負的，國家不叫負，人民亦應該負起來，這才是人民和國家合作的好現象。有時政府亦應該替人民去設想，這種義務叫人民去負擔，他的能力負得起負不起？不能不先估量一下，如果負得起的話，人民是當然是樂從的。我相信世界各國的人民都是一樣。所不同的地方，在制度組織和習慣上區別而已。

但我國的海關，是特殊的，故海關的稅收亦是特殊的。世界各國的海關係為自衛而設的，我們的海關則適得其反，在海關未收回以前，我國海關祇能加徵土產國貨，對於舶來品，簡直不敢過問，所謂海關條約給人束縛，動都不許你動。同時用人及行政的權衡，均落外國人的手裏，前清的海關，不過名存實亡，是以一般人民都呼海關做洋關，就是這個原故。

現在的海關不是收回自主了嗎？關稅不是對於道地國貨可以減輕了嗎？何以現行稅收，不但沒減反加重，難道仍是給外人的條約所束縛了嗎？須知我們的國

家，年年都鬧着絕大的飢荒，剿匪禦外，不要說其他一切費用，單說軍費一項，這個預決算，既是難規定，因為臨時規定，簡直是無限量，爲着這種情勢危殆，不能不苦了人民。關稅乃是國家稅收，如不從這處想辦法，國家的行政軍事和一切的費用，又從何而出呢？若果祇限於洋貨政稅，恐怕引起國際的煩言，惟要有對於土產仍須增加重稅。從前關於民食的東西，糧米等項，都是無稅的，最近年來，米糧已經有了稅，洋米入口，同樣徵收，雖然是糧食徵收，不在海關權限，但那些關員，見人帶着米糧他就拿你的。尤其是由香港到廣州，那海關的關員，檢查旅客行李，另有一種威風，拳打腳踢，在他自命爲行使職權時，應該要這樣才夠神氣，若是來了個白色的人，又正眼都不敢去望望，很隨便的溜過去了。倘若是在本國人的話，不管你是怎樣體面，除了有駁壳，汽車，停在碼頭鐵閘外，對不起——檢查，這就是外班關員的特權，白色的先生，因爲是他的主人，所以很恭敬，本國人好像是他的仇敵，在窄路相逢的樣子，對老實人，簡直不如一隻

狗，他說你帶來的東西要罰，你就給他罰，如果你多問幾句，劈拍的一下，又鎖又拿，可憐那些鄉下人，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忽然給關員這一嚇，弄到手足無措，這就是我國的海關好成績，關員檢查時，給人們的好印象。

但是，話又說轉來了，爲什麼講關稅，忽然說關稅以外的話呢？因爲說起關稅就聯想到，這心內的苦悶，活現起來，不能不順便提提。我想關稅是應該有的，一件事，人民對於這點，多未明瞭，所以我說關稅的壁壘，很應該提高，入口稅一定要加重，方能維持國貨，然後才能消極的制裁舶來品，同一的價值，人們購買，一定舍國貨去買舶來品，這是一般人的心理相同的啊。倘若入口稅加重，他的成本太重，售出的價值亦須提高，牠的價值提高，國貨自然是價廉，人們購買感於價高，若非必需的物，一定購國貨，不至競相購買舶來品了。即使大都會的摩登人物，沒法叫他不買洋貨，惟是有些老實人們，用不着人去勸告，決不會買價高的物品，是以我對於這關稅入口貨物加重是很同情。不過於國產的鹹魚，當

金山加拿大水黃澤

一百二十萬

說明

日本侵漁所有魚種，均出於我國漁場之產物，我有他有，雜混難分、惟市面所售之開罌、大紅魚重有三四斤一尾，其價由八元而至有十一、二元不等、運銷廣州、每擔值二十一兩。

這不過是一個略表罷了！僅舉這四五處洋魚，已經有二百多萬的價值，尚有日本的還未列入，我相信日本銷量更多。若拿香港的銷場，尚有由國內青島、烟台、上海等處的鹹魚，分銷內地，亦有一百餘萬元。茲將國內魚類運銷香港者，列表如下：

地方	出產魚類名稱	出產時期	通常市價(元)	分售商號	備考
山東	上海淡銀魚干	三月——八月	二三——二五	利源長義泰行	
山東	淡柴魚干	三月——八月	八——二〇		
上海	山東龍利魚		大小 二五——二七〇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上	上	上海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海	海	山東
大帶即大刀魚	大口魚	花鱈	牛尾魚	台魚	鹹仔米古干	沙丁	鹹(即白米鹹)	大鱉片	黃花魚	黃花魚	鱸白	白倉魚
二月——十月	二月——十月	二月——十月	二月——十月	二月——十月	二月——十月	二月——十月	二月——十月	二月——十月	二月——十月	三月——八月	二月——十月	二月——八月
三——七	三——五	六——八	三——五	五——一〇	五——一〇	七——一三	三——一〇	五——一〇	三——一〇	八五——二〇	一〇——一五	七八——〇五

說

明

國內運港銷售，每年銷出之數總在百五十餘萬港幣，轉銷於內地，東西江一帶極多，今因關稅奇重，近不到港間有直寄省代售。

如果以香港入口作洋魚徵稅，無異獎勵洋魚傾銷，使真正土產鹹魚，受了絕大的打擊。稅收那樣加增，全省的漁民和魚商不免有破產之虞，將來民食民生均有極大的影響。國家雖在極力提倡國貨，奈何那些漁民，無以生活，魚市上，售銷都是洋魚，魚商爲着維持營業，縱欲愛國，不銷日魚亦不可能了！

而且我國的關稅壁壘，不單是局部如此，整個壁壘，老早就給人家弄到四零五碎，體無完膚，我們不要說別樣，看海關每年進口的報告，可以知道了。每年都是入口超過於出口數倍，如果我國的海關，不是給那條約上的束縛，就應該對外貨加以較重的徵收，外國貨既然不能不許牠入口，惟稅收，我又不能不去增加，所有的土產的國貨，或免稅或減稅，務使外貨侵入，不至土產國貨根本動搖，關稅的壁壘方爲有效。但是現在施行的有未盡善的地方，同時給那商賊便於

走私一個好機會罷了！

現在唯一的希望，要海關能夠認識那洋魚和土產的分別，然後分別徵收，至於洋魚土產，祇要留心審察，若果凡從港澳轉入內地的貨，均以洋貨入口收稅，未免實欠公平，照現行的稅率而論，實於稅收沒有多大的進益，徒然給港澳兩埠的魚市一個打擊，使那日魚可以長驅直進，傾銷深入到我民間。唉！這種關稅的壁壘，不啻築室道心，不特行不通，簡直是自身的多生一層大障礙。這層障礙，要怎樣才能撤掉去，惟有請求政府，體念民困商艱，加以救濟和改善罷了。

（八）代稅館的剝削

代稅館的性質，和轉運公司相同，大約組織上微有差異而已。不過代稅館原是為利便商務，是很好的的一件事，可惜組織太過空洞！是以營代稅業的店家，很難持久，因內幕有種種不能公開的情形，局外人很難明瞭，從他們營業久暫的關

係，因是稍知道他的內容。

在我知道的，單就鹹魚一項經代稅館轉運內地，手續就是由貨客交他多少貨轉運，連繳稅和運費包在內，每蘿收費若干，但每蘿重量三百四十斤，而貨客向代稅館，所報的重量祇六七成，但他決不會拒而不收。而代稅館報關時，究竟報若干斤量，就不得而知了。

今將代稅館的手續說說，照現行稅收繳納，每百公斤值七元五毫五仙關金。約省毫銀二元四毫零一百斤司碼；加上那領事證，每單九元港幣每單將各家付貨的單據，彙為一總單，故比較省費，（簽領事證乃最近兩年始有），付車運脚，港幣每件三毛四分二釐，香港盤艇，每擔三仙（即上海洋大洋三分三），上車苦力每擔四仙，代稅館給買客回佣又五仙，到省之後，扣回艇脚，省毫又五仙，大箱要除八十斤，籮頭三十斤無稅，海關大約扣除七十五斤：這是代稅館必經手續了。

然而代稅館照這樣看去，沒有甚麼大利可圖，何以有人去經營呢？殊不知代稅館的好處，不給人看得見的，牠的利益是在人家看不見處的神祕。因為買客運貨入內地，自己去繳稅，僱船轉駁，有種種煩難，既有代稅館接載運銷，乾手淨脚有人給他辦理，同時重量又可以打個六折的便宜，貨客當然樂於光顧。那些代稅館，對於海關多少總有點感情，明知那貨客以多報少了，如果沒有相當聯絡，他那敢接收，因為海關給予便利，他為求生意多，就明知貨客報少都要接，甲不接乙就接。而代稅館專靠這些水腳費，時常供應關員，以求方便。

所以有些貨客明白代稅館的內容，常有一籮貨內藏着很貴重的貨品，乘機逃稅的，不知有若干。故前經海關因徇鹹魚行代表的請求，一度變更稅律，改為三級稅，憑發單徵收，分上魚，中魚，下魚三等，已經行了兩個月，後有鹹魚行有人和那些買客認為不滿意，並且防礙他的秘密利益，再三向海關請求，互有變更，即現行的稅律，究竟從前分級何以不滿意呢？研究這種素因，方明白了以下

的兩點原因：

第一、不便夾藏；第二、重量無法減少。第一點如分級徵稅，免不了關員有開籠檢查的事，商人個性，祇知利益，不暇顧及其他，一旦永久執行，更憑發貨單做標準，那些想取巧逃稅，和夾藏貴重品物的人有種種不便，使此輩不能作弊自肥。此其一。第二點因代稅館運載以件數計，是以有時一籠魚分作幾種魚，上等貨不在下層，定在中間，上面一定是那粗而劣的。故盡量的重疊下去，一籠魚有重至四百多斤，普通都三百多斤，如遇那關員尋他們開心的話，將那籠魚割斷麻繩，揭開封包草蓆，由底檢查到上面，唔，開包是很容易，你想封回去就難了，此其二也。拿這兩點說，所以不便却還輕微。實在是他們的生命線，被人剪斷，靠走私自肥者，那肯干休呢？所以分級稅試辦六個月的期限，不滿兩個多月就宣告短命，改了現行的從量一律稅了。

若以三級徵稅，代稅館上中下三等平均收費，一切的包在內，只要三元三四

毫之數，及改了現行的關稅，代稅館每擔要多收六毛至七毛，雖然這多收六七毛不是在稅內，是稅館的增加，在一般的買客反認為滿意，寧可每擔多費六七毛而不吝嗇，少費六七毛一擔反以為不美。世人的嗜好，各有不同，無怪古人劉憲喜歡吃瘡痂，賀蘭進明最愛吃狗糞，此種人想當然別有肺腸，不足多責的。

獨惜海關沒有考慮現行的稅收，究竟感覺如何呢？我相信商人寧多費六七毛一擔的運費，如沒他的利益，商人那有虧蝕的生意都願意幹，他們爭着劃一稅，可以夾藏魚翅、燕窩、西藥、日貨的柴魚乾大鮑魚，和貴重的海味在內，關員檢查稅單，認為手續不錯，立即放行，殊不知稻草掩珍珠，他們就把這輕輕地放過去了。國家坐而損失稅收，商賈得此以自肥。這是海關當局着了迷，亦是代稅館的幸運。本來代稅館的設置，極有利於商，亦有損於商，更影響到海關的稅收。

(丁) 香港鹽的來源

鹽是人人必需的食素，亦是食物中不能缺的原料，香港是環海中矗立着一個島，海水本來可以煮鹽，因所煮的鹽成績不很好，是以香港變了沒有鹽的出產。但市上所售的鹽，又從那處來呢？有從山東、威海衛，及內地惠州各處運來，不過在內地的鹽，是很貴的。香港是靠各處運來，香港市價最貴二元一擔，普通價總在一元一百斤，比諸內地反便宜得多了。

這種矛盾地方，我是不大明白了。雖然香港是個無稅口岸，鹽來亦不用徵稅，須知那鹽沒有飛毛腿能夠跑來的呢！他總要載着才能來，從內地來。路程還近，從威海衛、烟臺、安南各處來的不可謂不遠了！從那麼遠來的鹽，賣出的價又那麼賤，香港不會鬧鹽荒，反為鹽的大商家，年來到處都鬧着不景氣，獨鹽商似是很安定的不聽見響，大約鹽是不怕沒銷路喲。

很奇怪的香港鹽商，是要向我國政府鹽務機關，先領了鹽票，方能配鹽，所以香港的漁船，屬香港漁村的不去說他，有好些從汕尾、陽江、電白的拖船，鹽

是牠們的大宗需要，不能或缺的，他們從內地出海時，經已領有鹽票，不是按所領票據，配若干鹽，倘遇漁汛和順風，不限定到那一個埠鎮的魚市銷售。在五年前的西拖方開始到香港來，自去年加稅後，覺得到港來，價低稅重，有好些避免重稅起見，將所有漁獲或就近的小魚市，或有隨海收魚的鮮艇，訂價立即售銷，還較到魚市交行賣更便當。有時因伙食關係，又不能不到港澳兩埠，同時又須配鹽，他們在港買鹽沒有問題，如果出漁時，未達漁場，遇着那些緝私艦，有時指那些漁船是走私船，藉端敲詐。數年前曾發生過類於這樣的事，緝私艦因漁船內載多量的鹽，並查到船上有自衛的軍火，緝私正在敲詐間，遇着香港政府巡緝艦，而且那海領線亦在中英昆鄰，我國的緝私艦感覺敲不到，反指這漁船是走私軍火的盜船，及後，將船扣留，船主拿去，經過法庭審訊後，結果盜名雖不成立，眼前的虧，受了多大損失和折磨，似這種慘無人道的事，一年之內總有一兩次發生。是以這些漁民爲鹽而被敲詐的，等於家常便飯，不算一件事，事不關

大，外間人又那裏知道呢？

那些西拖人告訴我，他們每年回到電白博賀時，那鹽卡還要補給票尾十餘元，就博賀一漁區，每到廢曆年底，全數返鄉度歲，總在二百多號的拖船，即一百多對，每對補票尾五元，百對五千元，還有一種補交通牌費，又需五元，此項收入不知屬公屬私，因為漁民好似肥豕般，見者必想染指，他們不問怎樣，祇求海裏幫忙，不管公也好，私也好，要錢就給他拿去，所以追究他們為甚麼要補給他呢？在他們實在說不出補尾的原因。

這是鹽的關係漁民很大，在鹽務上，亦有整頓的必要，分發那鹽票亦應該要規定，照規定的大船准配六千斤，二等配鹽五千斤。但有時所配不足額定數，而硬指超過等項，此種積弊有礙於漁民，致令善良的漁民，常被非法的敲詐，公家徒受不美之名，私人反藉端而漁利。這種責任，惟希望主持鹽政者，非要徹底整理，不特為漁民解除痛苦，就是國計民生，亦有莫大的關係啊！

第五章 魚市概況

(一) 聯益社十二家鹹魚行情形

中國的習慣，每一行的事業，就有每一行的結合，結合初時的動機，無非爲聯絡同行的情感。有事時，拿全體名義去應付，同時亦可互相聯絡，本來是很好

的集體化的結合。不過在我所知道，中國現有的社團，除了那些有背景的團體，比較不錯外，若想找個完善的社團，相信是不容易找得出來。不說商人組合的社團，都是有軀殼，沒靈魂，空虛的一個場合，明白他的內容簡直是一所邱陵塚墓而已！

聯益社的根基，從十二家鹹魚欄而產出，過去的歷史很久遠，我亦不去追述

了。現在要講的。就是聯益社範圍內的十二家魚行，在二三十年前的魚市情形，真有今非昔比之嘆！如果照目前的狀況來說，鹹魚事業，好似枯木落葉般的凋零，營業固然不振，但他們並不去研求不振的原因，應採取那種方法去補救。他們祇知各幹各的買賣，不管別人的盈虧，所以他們雖有聯益社策進會的組織，實在這個組合場所，等於溺器一般，遇到了便急時，這溺器是用得着，不需要時，任何人都都是遺棄牠。所以這種組織的設置，不是爲同業集合，互相討論要怎樣才能補救目前的衰落，要怎樣才能發展將來的繁榮。他們每次集會，祇有談是非，爭派別的強弱；集會時沒秩序，沒形式，發言時，好比水晶宮裏的侍臣魚蝦蚧鼈，亦可隨便發言，從這點上看去，集一次會，不特得不着一次會的結果，反增加一次不良的印象；尤其是有利大家爭，關乎公共事業大家不理，故年來寄名聯益社下十二家鹹魚行大有解體的趨勢。

爲着有了以上的情形，全行的事業，常然沒有開展可能，祇有崩潰的徵兆的

表現，我今再來講講這魚市的近狀罷。

從前十二家魚行，每行的營業，每年多者七八十萬元進出，至少亦有五六十萬，最近兩年的營業，僅能得半數。其中衰落的因素，已見諸前文了。如此情形再不去設法補救，還聽其自生自滅，本非善法，在這個時候，應該羣策羣力去挽回這劫運，未嘗不能恢復過去的繁榮。對於那些漁民，應由魚行的知識份子去領導，大可將魚商和漁民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合作的團體；漁民有的是力，魚商有的是錢，力與錢合，力方會生效，錢亦會生錢，單有力沒錢去援助，那力是微細的；錢沒力去供驅策，那錢亦是死的。總之漁業衰落，是顯明的表現着，沒法維持了。

聯益社的組合，有聯隆、宏隆、恆發、怡昌隆、三隆、惠隆、興隆、恆隆、裕隆、悅隆、怡昌隆、怡隆興、信隆十二家商號，乃係大欄。所有的漁穫，除新鮮外，乃係一個集中的魚市，再由此分銷各辦家，轉入各內地，內地亦有派人常

川駐港，設一字號，或租一個棧位，自己採辦，交代稅館轉運；不經辦家者，更有一種欄仔向大欄賣入之貨轉入內地分銷，又兼營門市。他們營業和大欄稍差別的地方，在資本上的關係，大欄因直接放債給漁民，漁民將所有漁獲歸放債的大欄銷售，大欄應得的利益九四找，即一百兩，給漁民九十四兩（漁欄仍以兩為單位），所餘六兩即為魚欄的佣金。對於斤兩尚有點利益，此點習慣已成了秘密公開，可以諱可以不諱了。比方一百斤，欄秤一百零二斤，那兩斤，從前作為夥伴的出息，現在由各欄的司理更改為全欄的利益，每月將這些利益均分，司理分二份，公積一份，至少半份，因魚欄的工友，月薪是很微薄，每月不過五元，所靠的一份利潤，方足以蓄養妻子。然而兩年來，營業冷淡，一月的利潤僅三五元，連月薪亦不過十餘元，無怪一般漁業商人大鬧其恐慌，資方叫着虧蝕，工友喊着生活不敷，漁民再三呼着魚荒，這真正不得了。

至於魚欄的市價，由誰去定的？這亦是魚欄一種特殊習慣，魚交到欄裏之

後，貨主沒權過問，先由賣手召集各買客，將算盆背乙向甲掛價，這個市價的決定，可以說出自買客。何以故呢？因內地每天都有行情通報到港，那些內地買客，均有魚店開設，那種魚是暢銷，那種是滯市，某樣貨價高，某樣貨價跌，所以各賣客早市開盆，一經甲還價後，繼續乙、丙、丁、所還價，出入有限，到了這時，那賣手立即總合決定。有時那些賣手為爭體而起見，別家賣出的價為十兩，他賣出的價為十兩零五分，那買客必不允許，斷沒有同樣貨，同一個早市，價值決無差異的。但是那買客必不允許，要之亦不拒絕，等到過秤時，從斤兩上貼回增價的損失，比較還要超過五分外而有利。在那些無知的漁民還認為某賣手能賣高價，殊不知他的損失超過百十個五分還不止。有時那秤手，對於買客亦有一種手段，他分別進來的貨，是漁民直接得來的魚，或買來的魚，如自己得來的魚，臨秤時給買客一個加一，報數一百斤，其實，一百十二斤；如買來的魚，祇給個加零八而已，此種可以認為習慣上的積弊，亦為魚欄中賣手的黑幕。

魚商和漁民、本有休戚相關，帶有一點互助性在這裏頭，應該要表示一種好感給那漁民才是，殊不知他們習慣相沿下來，成爲積重難返，就是漁民亦變成定例，就是明知道有這不公平的待遇，爲着這要靠魚欄的欄信，大有在人簷下過，誰敢不低頭之勢，祇好將就一點，平心靜氣去交易。然而有些漁民亦有可恨的地方，他們向魚欄取得欄信後，少數的欄信不去說他，間有領到多數款項，出漁得漁獲，不運到欄裏來，他就買給料艇，此種沒信心，不道德的漁民，本來不在少數。爲着這原因，魚欄對於欄信，就緊縮起來。漁民一旦失去經濟後援，生活當然發生絕大的影響了！是以魚欄年來對於這些漁民，加以限制，未始無因。不過爲少數的不肖漁民，影響到整個漁業，假使外人不察，必側重於魚欄抽剝太重了！誠然，抽剝這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要之，魚欄不這樣，漁民取去的欄信，是沒保障，爲着血本攸關的商人，不能不設法取償啊！但在私有制度下做人，無非爾虞我詐罷了！

以上所述的，就是最近魚市的概況了，其餘那些漁業小商，再分說如下：

(一) 魚館

魚館，牠和大欄有點相同，因為那些營魚館業的人，亦是漁民，因停泊地都屬漁村，魚館有向大欄支欄信，他再去放債給那些小漁戶，等到出漁得到漁獲，賣給魚館，由魚館送到大欄去銷售。

(二) 晒家鯧

晒家鯧，他們用艘較大的船，停泊緩流離岸不遠的海中，不時搖着舢板跟着沿岸的漁場去買魚，魚買了回來，分別那種魚，宜賣水貨，那種魚宜晒乾，經過一度整理，然後送至大欄來銷售。他們做晒家鯧，亦要靠欄信方能週轉，他再去放給別人，因為有些小漁戶，沒有能力，去直接向大欄支欄信，那晒家鯧接近小

漁戶，這些小漁戶，給晒家鯨抓着，做他生產的工具。漁村社會構造，簡直一層壓着一層，同時他們秤魚，亦跟大欄一樣，他去吃人，人亦吃他，循環的演着畸零的活劇。

(四) 料艇

料艇是一種海裏流動的魚市，料艇的本身亦是漁民，他是比較有點知識，能够拿着錢，駕着船，漂流着去買魚，有時遇着拖船漁獲多，又急於需款，料艇跟他收買，魚價略低，那些漁船願意賣給料艇，因為明知價低，比上欄去銷售，不過得九四找，不須運腳，審度起來，仍是合算。有時賣去半數，留回半數。爲着這緣故，大欄則不無影響，那料艇收買着漁穫，他又轉行分銷到市上。

(五) 鮮艇

鮮艇性質和料艇是相同，購買目的不是一樣，鮮艇亦沒料艇大，鮮艇跟着那些縵仔，扒船，沿着漁場邊線去，他專收鮮魚，以供朝晚菜市的需要。

(六) 各處的拖船

拖船分東拖西拖，陽江電白近西的叫西拖，汕尾一帶近東的叫橫拖。拖船必定兩隻然後方成，拖船沒有直接支欄信，但是他間接領了欄信一般。因他本身屬那個地方的拖船，他就向那同一方向的晒家借款，如果那晒家放了債給他，他的漁獲就要給回這晒家交大欄去銷售，魚獲交晒家，價由晒家定，略比市價稍低。

(七) 大小釣艇

釣艇有些比拖船較小，有些比拖船大，有些三皮四皮的釣艇，就很大的。牠亦是直接向大欄支欄信，所得的漁穫，要直接交大欄銷售，不過他的採捕技能，

和其他的漁船不同罷（見第一部捕魚方法）。

（八）繚罟扒艇

繚罟扒艇，本來一而二、二而一，不過繚罟的名比扒艇先，抑在扒艇後，這是沒考證的必要。祇好跟着這習慣，叫牠繚罟、扒艇，此類漁船採捕，和釣艇又兩樣，是直接支欄信，將魚交欄銷售，一切相同的手續。

（九）罟仔

罟仔亦是兄弟般兩隻船，要合作方能採捕，他的動作和拖船同，牠的技能工具是兩樣，拖網似荷包式，罟仔網一字形，（捕魚法見第一部）所以罟仔均屬於香港各漁村的漁船，他們也有直接向大欄支欄信，他如一切手續亦相同。

（十）戙仔

戙仔，有在海灘邊，豎有幾根木柱支架漁網，牠就能夠捕魚了。此種戙仔，不與漁民同類，操戙仔業的，都是岸上「客民」（即客家）。

（十一）罾綑

罾綑和戙仔差不多同一樣的形式，罾綑所不同的，用竹木支架在海岸上，敷網在二尋水下，候魚入網，用人拉着繩將網扯離水面，此種捕魚法，不限於水上漁民，岸上人亦有經營，大約和戙仔大同小異。

（十二）蠔塘

蠔塘，多由人工養殖，適宜在鹹淡水間，不過香港經營蠔塘業者不甚多，此種蠔塘設置，香港政府議有管理蠔塘業規則多條。營養蠔塘事業，以中山較多，魚欄亦有放欄信，蠔的旺月在十月至十一月之間。

據各種漁船的習慣，一年分作兩季，在漁汛好的話，就是一對罟仔，每一季的生意，總在千餘元，除還賬、衣、吃、添置漁具外，尚能夠維持。照今年來說，真個不得了。以最好成績的估量，得不着十分之五，有些竟能得着十分之三而已，一來海荒魚少，二來天氣不靜。不限於罟仔是如此，就是大拖船何嘗不如此呢！或許能夠和從前一樣的漁汛，奈何價值低賤，亦是空自歡喜，於實際何補？總之，香港魚市的情形，快要到崩潰的一天了！在魚欄崩潰後，大可另圖別業，惟是這些漁民又將何以生存呢？這點我不能不說句「杞人憂天」的話，恐怕將來海上祇有產生大量的澤國英雄罷！

查最近香港各灣頭停泊的漁船，日見減少，其原因有被風災覆沒的，有為稅重價賤而離去的。雖然屬於香港各灣港的漁船，沒有正確的統計，大約大小的漁船，總在二三千，加上內地各種流動往來停泊的，亦不在少數。自從加稅後，有

好些離港他去，內地的亦中止不來。香港的魚市，是南中國的一個集中大魚市，況且交通便利，金融流通，不料衰落到若是的現狀。但衰落到今日的情形，未始不是爲着經濟動搖，魚商不能和漁民合作所致。如果再不設法補救，香港魚市固然不堪設想，就是整個漁業前途，都陷落悲觀的路上去了！

文字語言歷史
考古專攻刊物

說文月刊

月出一期
定價二角

衛聚賢先生主編

撰稿人

衛聚賢

孔令毅

丁福保

胡懷琛

張世祿

馬公愚

姜亮夫

蔡鳳圻

馬敘倫

張鳳

呂思勉

趙景深

黃素封

金祖同

胡道靜

王少塢

陳志良

蔣玄怡

褚紹唐

陳培壽

胡樸安

朱右白

龔翁

陳公哲

B. Karlgren

D. J. Finn S. J. R. Maglioni

代售處

秀州書社 上海西摩路(福煦路)三三號
中西圖書供應社 香港皇后大道中四〇號三樓

第六章 改進漁民計劃

——提高漁民地位與知識——

(一) 實施漁民教育

站在封建殘餘的社會，專制的痕跡，仍舊深印在人們腦海裏，漁民走入任何一個社會，總要受人賤視和侮辱，他們在人羣社會當中，簡直沒有他立足的地方。爲什麼社會上的人，對於漁民這樣殘酷呢？社會受着封建殘痕影射着，漁民受了數百年來專制政體的束縛，無形中有了貴賤之分，是以漁民處在社會壓迫之下沒有方法使他們敢抵抗。他們何嘗不知道，社會上沒有地位，完全剝奪了應有的特權。雖然，他本身放棄，無奈知識不敵社會上的侵略，他們亦成了習慣，認

爲社會的制裁，他們應該要忍受的。除了掙扎生活問題，祇求有飯食，有衣穿，其他的享受是多餘的。他們無可告訴時，唯一的信仰，惟有望那些偶像庇祐，這是他們的安慰，亦是他們迷信的表現。

但是要想提高他們的地位與知識，舍了教育去潛移默化外，真正沒有其他的良善方法所能補救。奈何漁民對於這教育的問題，認爲沒足輕重，等於吃燕窩魚翅一般是多餘的，他並沒有知道教育等於穿衣食飯，一樣緊要。所以對於漁民教育，不能不採取強迫主義。這種施設，須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後才能轉變過來，使他們知道知識恐慌，讀書和吃飯一般的緊要。到了那時，他們的知識，自然會增長，他們的地位自然能提高，社會上因他們的知識進步了，何嘗敢去輕視和侮辱呀？

總之，一句話說完，社會的鐵鍊將他們束縛着，要有傍人去指導，掙脫了這條鐵鍊，仍要用自己的力去向上奮鬥，就是政府頒行要強迫他們受教育，却要他

們能去接受呀！不然，他們不明白，反誤會政府要抽丁，到會弄僵了。在我個人的意見，關於漁民問題，須先取得他們的信仰，選派那些慣做下乘工作的人員，深入漁村裏去。有如基督徒的宣教師一般，用那懷柔政策，使他們容易親近，到了有相當時間，設立漁民小學，改良漁村傳習所，上課時用口述和試驗，務使他們了解之後，自能促進他們向新路上的進展，教育有了進展的機會，漁業的改進，庶幾有望。

（二）組織漁民合作社

在資本私有制度下的社會，沒有均等的結合，縱有之亦不過是暫時的利害問題罷了。是以漁民向來祇知道有家族，其他所謂人羣社會，漠然對之。爲着這原因，廣東全省漁民總在百萬以上，經過數百年的專制籍服，到了今日，民權正在要突飛猛進的時候，不分農工商學兵，都有結合，雖不能比那新興國家，也要行

到個人集體化，有了百萬以上的人羣，沒有一個結合，所以他們給那些惡劣社會，鞭撻毆辱，無非因為他們廣大人羣，等於散沙一般。故古人論，「武王有千百臣同一心，所以興，紂王亦有千百心，所以亡。」奈何他們有百萬的人羣，還不如一羣蜜蜂的有組織。

今日漁民的本身，若不去講那共存共榮的話，仍然各個單獨掙扎，不要人家去摧殘襲擊，他們已經將近要到毀滅之日了！但是他們還是醉生夢死，毫不覺悟到前途的危險，依舊保守着固步自封的見解，對於互惠的問題，絕不相關；而最可太息的，不知團結的意義何在，這是關於知識缺乏，沒有指導的人，政府亦沒有機關設置。他們除了各個的生存，所謂共存共榮的觀念，尤其薄弱。我們希望政府，有以提倡，使他們團結起來，在某一個場合上，亦有漁民參加的必要。

高深遠大的結合，現在談不到，但為他們本身的存榮問題，值得我們去設法改善。照他們習慣而論，無所謂勞資糾紛；如果從形式上看去，勞資間的界線，

又是很分明。仔細分析起來，勞資間却是個混合制，我且舉出他們的例證：

漁民的勞工，比較其他的勞工有點分別，他們的勞工，譬如每月薪金七元，一季即六個月，先要交上期工資四十二元與那被僱者，另外所得的漁獲，賣出後每百元抽二元，或四五元不等，作為利潤，這是每個人應得的。同時他們在私人釣來的漁獲，歸個人收入，資方不得顧問，資方還要供魚餌和鹽。工人在出漁時，私人得不着漁獲物，工人認為不滿時，要求回航，資方不能反對，有這許多待遇上，和普通的勞工是不同了。本來經濟剩餘，勞工當然有享受的權利，不過似漁民的船主不能就算是資本家；因為船主，等於勞工無二，實際上漁民的資本，多半屬於借貸得來，當一個船主，無非供那大資本家的榨取而已！大資本家又是那些人呢？魚行商，船廠，山貨，煙纜店，糧食店，他們各個人都是船主操縱者；所謂船主者，實際上是資本家的工具罷了！最多是個「中間階級」，怎能算船主就是資本家？

如果他們不打破這個不良的習慣，從新改革過，船主和勞工打成一片，合作起來，共同奮鬥，去解決共存共榮的問題，不經過大家努力奮鬥，怎能希望打出一條新出路。在這存亡斷續的時候，還不急切聯合起來，或由魚商領導着，組織魚商漁民聯合會，再不然，他們各個組織合作的集團，將勞資雙方化成一體，沒有誰是掌櫃，誰是夥計，譬如甲有船，乙丙有網，丁有技能，彼此共同結合負責起來，組織小規模的合作社，等到辦有成績，陸續去擴大，務求化零爲整。有了整綢的結合時，他們的前途。才有光明的路線。

但是他們的個性，祇知有己，除了父母和自己，家族的組合外，其他一切的一切，不怕宇宙塌了下來，祇要不會危險到自己，都好似沒有什麼痛癢的。尤其是對於他們應該改進的事宜，知道他們個性的人，一定會感覺到非常的不易辦。因爲他們自己知識缺乏，沒法能夠去改善，同時狃於積習，不去就教於人家，遇有人向他們來貢獻意見時，就要接受爲是，但他們認這些是衆人事，個人

得到的利益有限，縱使發生效果時，都在兒孫時代去享受，自己僥倖有了碗飯吃，不是得過且過罷了。所以他們的羣衆就等於零，他們的知識又怎不落後呢？如果認真要給他們團結起來，仍須要替他們確定一種計劃，更要借重政府的力量去領導，單就旁人去提倡，他們蠢悞多疑的劣根性，恐怕「言之諄諄，聽之藐藐」而已！

(三) 改良漁法和航術

在這科學昌盛的世界中，我們雖不能有發明的可能，我們有利用科學的發明而去生產的必要；何以人家利用科學改良生產已大告成功，我們跟着人家去試辦，有什麼不放心呢？有着很鮮明的事實，給他們做對照，奈何不去採用，仍舊守着生產落後的陳法，想去跟人爭優勝和生存，那末，非得由二十世紀回到十八世紀不可。

我們生存在進化的時期，科學昌明的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質文明，正在日新月異的，他們不去適應環境，急起直追，不要說漁民，將來被時代潮流所毀滅，就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亦會給世界人類所唾棄和譏笑。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凡事總要帶着時代性，才不致落伍，如果違反這個原則，祇有聽候淘汰罷了。

然而要改良一種事業，不是驟然間可以辦到的，須要有一定的步驟和計劃，倘然操之過急，未免令他們懷疑，比如現有的罟網，一概廢置不用，未免講不過去，而且損失太大，可以分期更換，那些採捕漁具，在開始的時候，不妨研究人家所用的漁具，網目大小疏密，質地堅韌，無妨仿效。漁網常為海底的礁石損壞，應該要研究去避免，這一點不去利用科學，是沒法知道的。假如在某一個漁場，有人曾經損壞過罟網，就應該在那水面設立浮筒做標記，同時，亦可以採尋那礁石深度，和石的大小。由是更可以去研究，要怎樣才能達到漁獲的豐收呢？

因爲我未入過水產學校，舉不出這新式捕魚方法來，就我所知道的，有利用電力捕魚和捕鯨的一段方法，茲舉如下：

瑞典電氣捕魚，和挪威電氣捕鯨，是收着很好的成績，瑞典的漁船，在船的頭尾裝置小銅板，分做陰陽二極，將銅板放入水中，用那發電機去發電，水裏的電流可以交通了。用電的那兩艘船分做陰陽和來去電，使電交流着，那船在漁場中，變做電氣漁網，那些魚在水裏感觸了電就會浮起，船上用網去收取，挪威的漁船用電鋸，形式很小的，較諸舊式小得多，倘若射着了那鯨魚身上，立刻電力走遍全體，鯨就死了，將那鯨魚拖着到海灘支解，亦非常簡便，較從前舊式的處理敏捷的多。

這樣科學化的採捕方法，我們的漁民够不上去採用，比較新點捕魚法，尙沒有採用，那裏還配去用電呢？人家用到電，我們依然尙用十八世紀的漁具去採捕，漁業怎不落後呢？

至於那航術，本來不難改善的，不過一般的漁民，知識低能，祇知道保守他們的陳法，加諸社會上沒有人去提倡，政府亦不暇派人去指導，他們當然沒有自動去改良的可能。數百年前遺傳到現在的航術，並不改良，不說其他，單就漁船的組織，捕魚的用具，依舊沒有變更。人家早已用機動的鐵質漁船，我國的漁船，不特沒有這種大規模的建造，就是小規模的機動木質漁船亦不多見。上海天津間有機器的漁船，亦不過三五艘而已。本來廣東的漁民，自己可以集資去組織一對機器的漁船，採用新航術，一則藉此訓練新航術的人才，二來亦適應環境的生存，三者對於生產量亦可增加，航程不致遲緩，市價亦不致被先到者的掠奪和壟斷。今就原有漁船，稍為改革，加以「馬達」或蒸汽，船上機動絞盤，其餘的事，逐漸去改進。先定步驟和時期，約定幾年之後改善到何程度，使那淺見的漁民之生了信仰之心，在幾年之後，不用人去督率，他們亦都要興奮起來，去改革了。但所難的，目前沒有首創的人，況且他們性愚好詐，是一件極矛盾的事，

在未得着他們信仰以前，無論如何指導他，反認為有意謀害他們一般。所以對於倡辦一種新興事業，固非容易。尤其是對於這無知漁民，跟他談改革，任你唇焦舌爛亦等於零。但是此舉祇能由外界人倡辦，由漁民去實行，經過了一度熱烈的刺激，打動着漁民的心弦，使他們有了感覺後，這種改革事業，方可收初步的效驗。同時舉辦之後，總要有成績，否則，他們就要怨天尤人了。

（四）設立漁業銀行

世界上的國家，沒有不受資本家支配着的，就是新興的蘇聯改行新經濟政策後，牠的經濟政策因適應環境，還不得不如此呢。

經濟這個問題，到現在已經搖動，資本主義亦將近沒落，在私產制度存在的一天，脫不了經濟的支配，尤其是漂浮水面的漁民，被重重壓迫下的一個弱者，如果沒有經濟救濟，他們真正沒法的生存。大家雖然知漁民的痛苦，他們唯一的

生產，就在海裏，海裏的生產，亦祇有他們才能去捕撈。在我們南中國，是有了這特殊的民族，陸上的人們，不習慣這生活，同時亦不肯紆尊就卑，去加入漁民隊裏，所以經營漁民的事業，無非因漁民知識關係，易於榨取，利益也很厚，是以凡與漁民貿易者，利息十倍。因為漁民亦利用生產來得容易，即使受重的盤剝，亦不去計較，這是顯明的。漁民的經濟是沒辦法，漁民向來特為週轉的，祇有魚行商人，其餘就是私人借貸，除此以外，漁民經濟是沒有來源的。

處在經濟大崩潰的時候，魚商放債已經緊縮起來，魚業又在衰落。不過我們要知道，怎樣才能救濟得他們呢？這個重要的問題，不是容易的事，我國年來人禍天災，民貧財盡的時候，政府向那裏抽得出一筆款，做救濟漁民的事業呢？比方設立漁業銀行罷，但是銀行的基金又從何處來呢？我想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香港一隅，每年洋魚進口運銷內地，以銀錢的數量計算，總值一千萬，還有海味一項，亦不在少數。照現在海關入口稅則，再附加每百斤若干，指定做漁業銀行基

金，如不敷額定基金時，可由政府補足。一方面向各處的漁村，分設漁民借貸所，利率最高不得過二分，漁民借款的手續，應有一種規定，分大號，二號，三號船，一次借若干，按着船的大小，人口和生產力的強弱爲定，凡領有借貸所款項的漁船，每三個月要清還一次，清還後亦可再借。惟借款的漁船，是要有一定的識別，同時，採用連環保證法，使那狡猾的人不敢脫逃，以便互相監督着，杜絕那流弊。銀行的基金，可以永久的維持。不過這種辦法，係屬臨時辦法，關於漁業發展的計劃，仍要根本的改良，漁業的生產量方能增加，若徒以救濟目前，不設法改良漁業漁具，恐不免有捉襟見肘的一日，如果單有漁業銀行和借貸所，沒有漁業上流弊先行解決，亦等於「得魚忘筌」罷了！

總而言之，漁業銀行和漁民借貸所這兩件事，爲救濟漁村破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附帶的條件又很多，如改良漁船漁具，和訓練新航術的人才，提高漁民的知識，無一不是重要的問題。倘若經濟有了解決的那天，漁業發展的前

途，當然是無限量的。

（五）改善魚市的習慣

「流弊」這個名詞表現着民族性的惡劣，在古代的人重言諾，所謂「一言九鼎」，不輕變更，今則輕言寡信，以其欺詐爲能事，以忠實爲可欺。因此常聽人嘆息着：「人心不古」。須知人心爲什麼不古呢？無非爲着自利心重罷了。因爲要利己，當然的就要損人，所以要設法找那些弱者來蠶食，我國人口中第一個弱者，要算漁民，尤其是我廣東的漁民，限於習慣的流弊，「蛋家佬」誰都能欺侮的。此種口吻，就是未成年的兒童，都有這種心理。所以那些漁民，將漁獲送上魚市售時，魚市的「流弊」就表現出來了！

魚市分開鹹魚鮮魚兩市，鹹魚市的流弊已詳見前文，不必再說了。單講鮮魚罷，鮮魚市不但秤的斤兩較多，同時魚價高低，操諸商人之手。漁民個性，嘴

饑貪食，他們將漁獲送入市中，魚商必請飲茶，茶罷後，就開市賣魚。譬如有魚一百斤，分開三種價也不等，先售那上等魚，價格自然高，上等格定每斤五角，那價錢不是明報，祇有賣手才知道，本來上等的，有五十斤，魚行的賣手祇銷三十斤，所餘混入中下魚的價內，同時一百斤魚，大約實收不過八十斤而已。九四扣佣，加冰費外，還有一種習慣上的剝削，即一百十五文作一毫，七除八折，漁民所得，十之六七而已。這是鮮魚市的一種盤剝利潤。

要之，這樣的積習流弊，如果不去整頓和改善，漁民處在層層剝削之下，有什麼方法能避免魚市的欺詐呢？魚市的市價，如不仿照交易所懸牌報價，食價的流弊不消除，漁民的虧蝕，無可保障。還有過秤的黑幕，加一秤須不算爲過，因魚販購買鮮魚，冰和水的耗蝕，不能不給鮮魚販一個賠償，惟有要劃一的權衡，規定加一就是加一，決不能漫無限制任那秤手愛惡而隨意伸縮。但是魚市怎樣才可改善呢？這要因環境去規劃了。總之，香港的魚市流弊和積習，舉出的亦不過

是一些事實。至於改善這個問題，唯有先掃除魚市的流弊，要做到改革目的，非經過一次大決鬥不可。因為鮮魚行的東西行，都靠詐取漁民利潤為生，若一旦掃除這不合法的詐取，寧有不肉搏相爭。就舊有魚市去改良，恐怕一時不能收效，惟有由漁民自己集合去建設新的魚市，盤剝的流弊習慣，然後方可掃除。不然，陳陳相因，依舊換湯不換藥罷了。

衛聚賢先生著作一覽

古史研究第一集	一册	定價九角	商務
古史研究第二集	二册	定價二元	商務
古史研究第三集	一册	定價一元四角	商務
中國考古學史	一册	定價二元	商務
中國考古小史	一册	定價三角六分	商務
歷史統計學	一册	定價七角	商務
十三經概論	一册	定價五角	開明
薛仁貴征東考	一册	定價三角	秀州（代售）

第七章 結論

我國古時對於漁業，是很重視的，所以「漁政」「漁法」見諸典籍的很多，而且曾有官家去管理，專司其事者，故周官有「內掌膳羞割烹，外掌祭祀割烹」，這是指食魚和製魚的證據，那時的人，誰都考究食魚，祭祀亦用魚了。還有那伊尹不是孜孜於漁鹽的事業嗎？後來備位宰相，首先定漁鹽為富國的源泉。管子相齊桓公不是亦以漁鹽去做富國強兵的利器，使諸侯畏服嗎？這些故事，都是出於史傳的證據。大家更知道，古時結繩造網，雖然當時不一定為捕魚之用，獵獸亦有用網，所謂網開一面，可想當時用網的很多。不過古代的漁業，一切的沿革興替，找不出充分的證據，想當日的秦始皇「焚書坑儒」時給火燒了。所以後來祇有講「鹽」而沒有講「漁」。

直到了現在，世界各國對於漁業這個問題，都在突飛猛進的時候，若以我國去比擬，真不啻天淵雲泥了！

美國對於漁業雖然是新進，但美國政府認漁業是天賦財源，特設立委員會，由政府任命委員管理漁業，定為漁業行政，官民協力合作，故美國的漁業，不見得有後於他國。英國的漁業，可以肯定說，是歐洲霸主了，蘇格蘭因有漁業的關係，故和英國握了無上的威權，世界各國的漁業行政，在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有對河川保護的法令，到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再於漁業有再次公佈法則，當時漁業行政屬於海軍部管理，及後特設專官統一事權。德國漁業行政分為兩部：第一、有關法規的勵行監督，和漁業的監視；第二、依照計劃改良，將全國海岸分為十區。加拿大是世界漁業的馬首是瞻，所以他的漁業行政，有漁業部的設立，設置官吏的多，亦要算加拿大為最，監督二十二人，監視官一百二十六人，其餘的還多着呢。荷蘭的漁業，在一九〇〇年，設立漁業行政機關，總理其事務者，為工

商部大臣。挪威的漁業，亦有名於世界，一九〇〇年前，漁業行政歸內務總理，後來改屬於商務部。上舉各國對於漁業，何等鄭重，設官置吏爲圖漁業的發展。我國的魚業漁民，既沒有組織，政府亦沒有去領導，官、商、民、都不去合作，漁業的前途，那有進展的希望呀！漁業先進的中國，現在落後了。恐不久的將來，再不急起直追，還要被科學淘汰，馬上就要消滅啊！

然而漁業處在這環境裏，要如何去直追，改造呢？是值得人們去探討的。拿目前的漁業衰落來說：在客觀的論斷，大概的素因，日本漁輪侵入漁場，致令漁場發生無魚的恐慌；同時，洋魚充斥於漁市，傾銷競賣，市價由是低落。又遇農村破了產，經濟隨地正在動搖，雖然物賤價低，奈何購買力弱；加以關稅苛重，運銷內地，貨物又多呆滯，漁民又被那些魚棍和地方官吏恣意推殘，漁業前途，那有發展的希望？

我相信如果要改進多業和漁民，須要實行下列的幾個條件：

- 一、要漁民聯合起來自救；
- 二、團結自衛，抵禦外人侵略；
- 三、政府多設漁業指導機關；
- 四、廣施漁民教育；
- 五、採用新航術，
- 六、改良漁具及漁法；
- 七、指導氣候的預測；
- 八、漁船改用機器行駛；
- 九、漁場要設置航程燈塔及標記；
- 一〇、設立漁業銀行；
- 一一、設立漁民借貸所；
- 一二、舉辦漁民保險；

- 一三、成立新魚市，代替舊魚市；
- 一四、革除一切流弊及惡習；
- 一五、請政府頒布新的漁業法令，俾所遵守；
- 一六、獎勵改良漁業的漁民；
- 一七、設置專官管理魚業和漁民；
- 一八、取締高利貸；
- 一九、嚴禁地方官吏、關員與鹽館的壓迫和敲詐；
- 二〇、組織生產合作社；
- 二一、成立漁村漁民消費合作社；

大約有了這些條件之後，仍要官方認真去做，偉大的效果，一定可以收獲的。

如果將漁業好好地整頓起來，五年之後，雖然不能富國，亦足以裕民了。若以廣東全省的海岸線而論，約有一千里長，到處都有很好的漁區，更兼島嶼極多，

港灣又很曲折，統計這海裏漁區的面積，佔有六萬平方哩，每一平方哩可以得魚十噸，每噸值一百元，全年總計有六十萬噸，應該每年有六千多萬元。不過這兩年漁業衰落，僅得二千萬元，依最近計算，恐怕都是有減無加罷！最可嘆的，就是自己有很富的寶藏，不會去採取，讓別人來代庖，別人向着我家來盜竊，一回頭，又將那賊物賣回來，大家還要爭着去買。每年洋魚和海味入口，總在三千萬，這種矛盾的事實，比什麼都羞恥。這兩年海裏的生產確是銳減，關於這點，我又懷疑起來，日本漁輪侵入我國的漁場，何以每次到港有過千擔以外的漁獲呢？我們的漁船到埠，最多三四百擔，日本漁輪所捕的漁穫大多是珍貴魚類，而我們所得的極其平凡，牠採海中的精華，我採的渣滓，爲什麼海裏的動物，亦知道怕強欺弱呢？可見我國漁業的落後，真正海裏的魚都會舍我就牠啊。何以故呢？人類在進化，科學昌明的世界，人們用科學做生產的工具，各國漁業早已改良，老早收了成效，祇我國的漁業除了舊有陳法施用外，毫不知改變，漁民祇知

道喊着海荒魚少，其實海裏並不荒，魚並不會少，因為用具不良，魚的觸覺敏銳了，所以對於這工具，是不能不改良了。如果依舊食古不化的話，還是聽命於天，這真是夢裏得金的一個幻想。

我想漁業的前途，漁民爲着切膚關係，再不急起，迎頭幹上去，我敢斷言之，漁民將來的生計恐怕連目前的現狀亦不可得了。不過要補救這漁業的將來，似乎非得官、商、民合作而不能，仗政府的權能，用商人的資本，出漁民的勞力，聯合起來，認真去幹，或者經三五年的整理，希望能夠產出一條新生路來！

吳越史地研究會出版叢書

奄城訪古記

一册 陳志良著

定價八角

金山衛訪古記

一册 金祖同著

定價八角

杭州古蕩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試探報告

一册 衛聚賢等著

絕版

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

一册 何大行著

定價一元

吳越文化論叢

一册 衛聚賢等
呂思勉等著

定價五角

楚辭研究

一册 衛聚賢等著

定價七角

代售處

秀州書社 上海西摩路(福煦路)三三號
中西圖書供應社 香港皇后大道中四〇號三樓

後記

我草這部香港漁民概況的時候，是在民國二十三年的冬季，離現在已有五年之久了。在這五年之中，漁民的情形，當然有些變動，然而大體上還有大兩樣。可是漁民的遭遇，比五年前淒慘到幾十倍了！

五年前是在八一三之前，敵人給漁民的打擊，全靠那傾銷政策，致令漁民的經濟，形成崩潰之勢；同時漁民又受着魚賤稅高的影響，那時雖然覺的很痛苦，但是還沒有現在的這樣可憐！

在二十六年九月戰事開展到華南來之後，十二日那天，敵人開始焚燒炮擊我漁船。漁民從那天起，死神時常惠臨在每個漁民的頭上，除非不出海捕魚則已，一出海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險。從二十多個月以來。漁船被敵人毀燒炮擊的，共燬

了六百四十四艘，漁民死亡和失踪，計有一萬三千五百多人，財產損失達二千萬元以上，這些都是在我草這漁民概況之後發生的不幸事件。本書中未曾列入，將於「漁民痛史」中詳敘。

有許多事實的確和五年之前不同了，如魚價的貴賤，各地魚類的來源，目前日本魚鮮沒有在港銷售了，魚價應使增高，那知道廣州失陷，轉口的埠鎮，因交通困難，運輸不便，魚價不能提高，反而日益低落。漁業經濟日加貧乏，漁民失業與日俱增，這些都是最近的現象。

關於香港漁民的真實狀況，很少人清楚的，同時要想漁民的一切狀況，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更非短時間內可以清楚的。爲着這種原因，我就大膽地把五年前的調查所得，和盧君維亞數十年的經驗，草就的本書發表了，無非是供關心漁民的人士作參考而已。

五年前的記錄，何以當時不出版而等到現在呢？第一因爲時間和經濟的關

第二中國僑港漁民協進會尙未成立；第三漁民的遭遇尙不至目前的這樣惡而且抗戰之後，大家對於漁民的關於抗戰力量，漁業的關於國計民生，有了的觀念，因此有將此書貢獻於社會之必要。同時適值我的至友陳君志良南來，無稿就請他潤飾，刪除，編排一下，方敢付諸剞劂。我的本意，無非促進國家的注意，在大都會的體面堂皇之下，還有這樣的一大羣被壓迫者在掙扎呢！

本書付排時，又承陳公哲先生特向香港仔攝取漁民照片，附諸卷首，以增光榮，并誌謝意。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一日謝懷生記于中國僑港漁民協進會